



國族精神論例淺譯

公民教育叢書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公民教育叢書

國族精神論例淺譯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國族精神論例淺譯

目錄

第一條	先穀 樂書和郤至 雍門子狄	一
第二條	曹沫 藺相如 毛遂	七
第三條	鄒叔詹 縮高 侯嬴 樊於期 <small>見第八條</small>	二四
第四條	狼臆 卞莊子 華周和杞梁	三五
第五條	鬻拳 先軫 魏絳	四一
第六條	慶鄭 奮揚	四七
第七條	齊太史兄弟 李離 申鳴 孟勝	五二
第八條	北郭騷 豫讓 聶政 荊軻	六一
第九條	信陵君 虞卿	八一

15197

第十條	墨子 魯仲連	八四
第十一條	田光 <small>見第八條</small>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九五
第十二條	聶政 <small>見第八條</small> 貫高	九九
第十三條	聶榮 <small>見第八條</small>	一〇五
第十四條	項羽 田橫	一〇五
第十五條	孟勝之門人 <small>見第十條</small> 田橫之客 <small>見第十四條</small>	一一四
第十六條	鉏麇 奮揚 <small>見第六條</small> 子蘭子	一一四
第十七條	程嬰 成公趙	一二〇
第十八條	子囊 成公趙 <small>見第十七條</small>	一三一
第十九條	孔子	一三四
第二十條	王歊 弘演	一三八
第二十一條	晏嬰	一四三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一四八
第二十三條	邢蒯嘖及其車夫		一五二
第二十四條	申包胥		一五四
第二十五條	田基		一五七
第二十六條	樊於期	見第八條	一六〇
第二十七條	高漸離		一六〇
第二十八條	趙武靈王		一六三
第二十九條	朱家	劇孟	一六九
第三十條	要離		一七四
附 譯			一七八
一、正氣歌			一七八
二、滿江紅詞			一八二

國族精神論例證評 目錄

神論例淺譯

第一條 先穀 欒書和卻至 雍門子狄

(一) 先穀宣公十二年

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國出兵攻鄆國，圍着鄆國的都城三個多月了，晉君出兵救鄆，派了上中下三軍；每軍有正將軍，又有副將軍，那上軍的正將軍，是士會；中軍是荀林父；下軍是趙朔；中軍的副將軍是先穀。晉軍剛要渡河的時候，聽到鄆國已經降楚。荀林父就想搬兵回國，召集各軍將領會議，他首先說道：「我們本是爲救鄆國而來，現在楚鄆兩國，既已停戰講和，我軍可以不必渡河了。」『對的對的，我們應當回去。』士會這樣的說。其他的人，都是異口同聲地贊成。

獨有一人不贊成，他想這樣地中途退兵，關係晉國的名譽很大，他又想晉軍此次出

來，雖說救鄭，其實就是同楚國爭個勝負：若是中途退了，豈不是明明表示自己的怯弱麼？這人是誰？就是中軍的副將軍先穀，他挺身出來說道：「我們的軍隊應當渡河。諸位知道，晉國所以能稱霸的道理就在將士和睦，軍隊勇敢的精神；現在見了楚兵在前，中途就退，還說甚麼勇敢呢？祖宗辛苦創造而成的霸業，若是由我們的手裏毀壞，我是寧死不爲的。並且就我們個人說，奉命成軍而出，遇着強敵就退，豈是大丈夫嗎？諸位要退請退我是決不退的。」

先穀慷慨激昂的說了這篇話，帶着他的部下，就渡河前進去了。

(2) 欒書和卻至（成公十六年）

鄭君因爲受不了晉國的壓迫，派了他的臣子子西的去到楚國，請他聯合攻晉。楚王同意了，並且在武城地方結好了條約。

他聽見楚鄭聯合的消息，心裏十分不安，並且又恨那小小的鄭國，居然敢於和他

八軍去先踏平他不可。就調了上中下三軍人馬，預備先攻鄭國。

晉國的老臣，范文子聽得晉侯出兵的事，急忙去見晉侯，說：『現在萬不可出兵，如果要顯示我國的兵威，且等各國諸侯都反叛我晉國的時候，再出兵不遲，如今僅僅鄭國不服從，用不着這樣攻伐，請君王收回成命吧。』

晉侯未及回答，欒書就反駁他道：『這事於我國的名譽有關，豈可輕輕放過，加以鄭國又有楚國的幫助，楚國同我們又是世仇，更應當圖報復，我看非伐鄭國不可。』

晉侯聽了欒書的話，急命出兵攻鄭。

晉軍臨近鄭地的時候，楚國的大軍早已開到，相隔不過幾十里路的地方。范文子又怕的兩軍相遇，晉國敵不住，不如現在停軍不進，慢慢的撤退。他去見欒書說道：『楚軍的聲勢太大，我們和他衝突起來，一定是凶多吉少，依我的意思，還是就此退兵爲妙。』

欒書說：『既已到此，那有退回之理，不戰而退，豈不敗壞國家的名譽嗎？』

晉楚兩軍在鄢陵的地方會着了，馬上就要交戰；范文子仍堅持不戰的主張，極力向各軍長游說：大家都有點心動了，最後却遇着少年英勇的卻至，他對范文子說道：

「老先生記得晉國的國恥嗎？惠公時候，韓邑一戰，惠公被秦兵虜走了；箕邑一戰，先軫死於狄；邲邑一戰，荀林父逃走，沒有回來。這都是晉國的大恥；並且是老先生所親見親聞的。如果現在又見楚兵而逃，不是又加一重恥辱嗎？老先生如果怕死，儘可回去，我們是決不回去的。」

(3) 雍門子狄 (說苑立節篇)

有一年，越國忽然派了許多軍隊到齊國境內，越國很強，是抱有侵略野心的，所以齊君和他的臣子，都很畏懼，忙想個對付的法子。

齊王正在宮中憂悶，忽見侍臣報告，有個小臣叫雍門子狄的求見，並且他自己說帶有束供獻，齊王聽了，大喜，即刻叫他進來。

子秋，帶着劍，從容的走近齊王面前，很恭敬的說道：『現在越兵無故來到我國內，欺人太甚，我請自殺於君王之前。』

齊王很驚訝的問道：『你怎麼啦？我們兩國並沒交戰，爲什麼好好的要死呢？這是做臣子的禮節麼？』

雍門子秋答道：『是的，這是爲臣子對國家應當有的禮節。』他又說：我聽說過這麼一回事，不知道君王記得否？有一天，王坐車出去打獵，忽然車子的左輪特別發出一種怪聲，當時王吃了一驚，以爲車要壞了；結果車子並沒有壞，還可以走；那時車子左邊一個駕車的臣子，就出來請罪要自殺。王問他是甚麼意思。他就說：『因爲車輪發出來的怪聲，驚動了王。』這車輪發聲雖然不是他存心如此，可是他以爲總免不了失察的罪惡，他就自殺了，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呢？

齊王說：『有的，我曾經當面叫他不要輕生，他到底死了。』

雍門子秋又說：『現在越兵來驚動我君王，比較車輪聲，不知要大多少倍，駕車的

臣，因為車輪聲驚了君王，尚且不惜一死，我見着越兵驚了我君王，又豈忍獨生嗎？」
雍門子狄說完了話，就自殺了。

這件事，立刻轟動全城，激動了人人對越國的公憤。越國的將官，對他的部下說：『齊國的臣子，如果都像雍門子狄，為國死節，我們越國，恐怕就要被他們滅亡了。我還派兵在他們這裏做什麼呢，』於是越兵當下退回七十里，過了幾天，就整隊回國去了。

齊王感歎雍門子狄的忠心，特別用宰相的禮節，安葬他。

二條 曹沫 藺相如 毛遂

(1) 曹沫

曹沫因爲很有勇力，就爲魯莊公所賞識，給他官做。不過半年，升爲大將，管理全國的軍事。

我們要知道，魯國的北邊，就是齊國，國富兵強，齊君桓公，又是挾天子令諸侯的霸主，所以魯國受他的欺侮，不止一次。這回魯莊公得了曹沫，招兵買馬，想報宿怨，因此不久就和齊國開戰了。但是新練的兵如何能當強敵，臨陣慌張，自然潰散，雖說曹沫勇敢，終於不能得勝，所以連打了三次敗仗，失去土地不少。魯國的京城，也快被佔領了。魯莊公要求停戰，並且願意割讓遂邑地方作講和的條件。齊桓公答應了，又約莊公在柯邑會盟，議定交割土地的事。

這次魯國的受辱可算到極點了！但是莊公想到戰敗的原因，與主將無關，實在是兵

欠訓練，因此曹沫依然受莊公的信任。曹沫一面感激莊公恕罪的大恩，又憤激割地損兵的大恥，由這兩重心理，便決心復仇報國。

可是曹沫的同事們，背地裏都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是他不知道節義的，不能爲國死節，有的說他本來出身微賤，不過有幾斤力量罷了，那知道打仗？還有人說，哼，他真不知道羞恥，既打敗仗，當然引罪退位，以讓賢能，因爲主上的幾句嘉獎，就自忘醜陋了，他真沒羞恥。這些話漸漸傳到曹沫耳內，但他毫不和他們計較，只一心想得到個復仇報國的機會。

會盟的日期到了，莊公知桓公在盟壇上已經定盟，曹沫突然手持匕首，揪住桓公的衣袖，桓公莫名其妙，左右的人，也駭得不敢動。桓公問道：

『你要做甚？』曹沫說：『我們魯國土地狹小，兵力薄弱，近幾年來，屢次遭各大國的侵略，真快亡國了；但是齊魯兩國，是很接近的，猶如唇齒一般，若是我國真的一天亡了，他們大國，貴國也一定危險起來，豈不是唇亡齒寒嗎？所以我們兩國應當如何連

合非外侮，才對；但現在貴國反同其他強國一樣，欺壓我國，非使我們亡國不止，我們自然是沒有甚麼希望，但是你們齊國也不可不從長計慮。」

齊桓公將要答覆曹沫的話，但他面上現出來很愁苦的颜色，恐怕答得不好，當面受辱。却好桓公的宰相管仲，素來心機靈便，他在桓公身旁，一見桓公這個模樣，他就搶上幾步，附在桓公耳邊說了兩句，再轉面對着曹沫說：「曹將軍現在就依你的高見，我們兩國從新訂立和約，共禦外侮；並且由我擔保，將這次戰爭所得的貴國土地，全數奉還！」桓公也當面表示承認了。曹沫才把手中的匕首投下了盟壇，去就原位。

曹沫三次敗戰所失去的土地，都在盟壇完全爭回了，原先譏誚他的人，到此時才佩服他有真正的勇氣。

(2) 藺相如(一)

古代楚國的荆山的地方，有一個姓和的老頭兒，得了一塊玉石，獻上楚王，後來經

玉工剖開一看，裏面果是美玉，比一切玉都好，楚王因記念老頭兒獻玉的功勞，就叫這玉做和氏璧。因此，和氏璧，便成爲天下聞名的寶玉了。

這和氏璧流傳到趙王手裏，滿朝文武官員，都來慶賀。

有一天趙國君臣正在宮裏，賞玩和氏璧的時候，忽報有秦國的使臣求見，秦使進宮對趙王說道：『秦王願意割十五個城市換取和氏璧。』趙王召集羣臣商議怎樣答覆秦王。群臣齊集了討論許久，結果，以爲無論和氏璧送不送到秦國，總要派個使臣往秦國報命。

趙王就問在座的人說：『你們看誰去的好？』他的臣子繆賢起來說道：『我有個家臣叫藺相如，他可以去，因爲他爲人有胆量，有見識，我前次犯了大罪，我自己駭得了不得，他替我出一主意，使我安全，我的罪果然脫免了。像他那樣的能幹，出使秦國，我担保一定沒有錯。』趙王就當時傳見藺相如。

藺相如從宮庭外面走來了，大臣們見他是文弱的書生，個個都存輕視他的心

理，又加以他是家臣，地位很卑，怎麼能上得他們的眼呢？趙王却不像他們那樣，很鄭重的問藺相如道：

『現在秦王派人來說要割十五個城市，換我的和氏璧，你看到底給他不給？』

藺相如答道：『當然不能不給。』趙王見他答得這樣痛快，心裡不免疑惑。忙追問道：

『假設秦王受了和氏璧，不割給我城市，怎樣辦呢？』

藺相如說：

『就道理上講，秦王好意割十五城，換和氏璧，我們若是拒絕他，這是我們的不是。如果和氏璧到了秦王的手，秦王不肯割城，這才是秦王的不是。現在秦王的不是，還沒有明白表現出來，我們若是此時就拒絕他，終說不過去。』趙王覺得藺相如的話很對，便又問道：

『誰能拿着和氏璧到秦國去呢？』

蘭相如說：

『如果現在沒有願去的人，我可以免強担任，不過我去的意思，他拿十五城給了我，我才把和氏璧給他，如果十五城不能到手，就當完璧歸趙』。趙王聽了這話十分歡喜，就命蘭相如做使臣，送和氏璧入秦。

蘭相如到了秦國，在最華麗的章臺，將和氏璧面呈秦王，秦王自然歡喜非常，自己看過了，又送到後宮給后妃他們看，秦王的左右，聽說得了國寶，都來慶賀，秦王又給他們看了。可是蘭相如站在一旁，誰也不理他，割城的話，更沒有人提到！他想這種行爲，簡直是侮辱我國家非把這和氏璧拿回不可。於是他就走到秦王面前託詞說道：『和氏璧雖是無價之寶，但那上面還有很小的缺點，平常人看不到的，想大王也沒看出來吧！請大王將璧給我，當面指點』。秦王看他是送璧的使臣，當然知道清楚，就將璧給他。

蘭相如接到了璧，掉轉身子，急忙走到大柱旁邊站着，立刻換了一副生氣的面孔，對秦王說道：

「當大王求璧的使臣到趙國的時候，趙國的君臣都以爲秦國是素來強橫貪鄙，面上說得很好，心裏只想欺人主張不送璧入秦，免得上當。我那時獨和他們反對，就對趙王說，平常人的交際也講信用，豈有堂堂一國之君，會失信於人？況且秦趙兩國，平日親善，因爲一塊玉石，破壞國交，是不對的。趙王聽了我的話，就恭恭敬敬的交璧與我，奉獻大王。這完全是尊敬大王的意思。不料我今日見了大王，真使我十分失望，大王把這塊寶玉，隨便給與後宮的女子玩弄，這不但污了寶玉，簡直侮辱趙國！現在我明白了割城換璧的事，全是謊話，所以我仍然將和氏璧收回，如果大主要從我手中強奪，我和頭和這璧就同時在柱上撞碎！」蘭相如說到這裏，兩手舉起那塊璧來，面對着柱子，做出將要去撞的樣子。

秦王深怕蘭相如把璧撞破！就一面向他說好話，一面又叫管地圖的人來，將地圖上所畫的十五個城市的界限，指給蘭相如看，並且說就算割與趙國，蘭相如料到這又是他的詭計，不可輕信的。他更進一步說道：

『和氏璧是天下共傳的國寶，誰不敬重，所以趙王在送璧之前，曾經齋戒五天，現在大王要受璧，也非齋戒五天不可，不然，無論如何，我不獻璧。』秦王看見蘭相如態度強硬，只好依他。

蘭相如拿着璧回到旅店。回想今天秦王的態度，實在傲慢，而且狡滑，望他割城一定辦不到，但是要我把璧自送，也是萬萬不做的。萬全的方法不如先將和氏璧送回國去，讓我單獨和秦王交涉，秦王其奈我何！他就悄悄的叫個親信隨員進來，命他扮作奴隸的模樣，將和氏璧藏在那破爛的衣裳裏，即日起程，覓一條小道奔回趙國。蘭相如却安閒的住在旅店內候秦王來請。

五天過了，秦王果然派人請蘭相如去，蘭相如走進宮殿，四週一望氣象倒比以前莊重多了，他忙上前幾步，不等秦王開口就說道：

『自從秦王的祖宗繆公，到現在都是用欺騙手段；和別的国家交際的。又因為秦是強國，所以吃虧的人，只有忍耐，不敢反抗。我今天怕的上當，早已派人把和氏璧送回

趙國，大約現在和氏璧又在趙王手中了。前次大王只說要璧，趙王即時獻上，若是大王真肯先割十五城給趙國，趙王豈敢不再送來嗎！不過今天大王很誠心的來接受和氏璧，我又將牠送回去，我實在欺騙大王，大王就把我置之死地，我也決不怨恨。」

秦王兩旁的羣臣聽了這番話，有的憤恨，有的却很驚異。那些性急的人真不能忍了。就向秦王請命，要把蘭相如推出斬首。秦王雖然生氣，面上還鎮靜，就止住他們說；「殺了蘭相如不但不能得和氏璧，兩國的交情，也從此破壞，有甚麼益處呢？倒不如依然好好款待他吧！」因此，蘭相如便安全回了趙國。他回國之後，趙王嘉獎他不辱使命，大臣們也都稱讚他的智勇。

(2) 蘭相如 (二)

自從蘭相如完璧歸趙以後，秦王因為欺侮趙國的計畫，被蘭相如一齊揭開，老羞成怒，就對趙國的感情，一天天的惡劣起來，沒有多久，兩國交戰了，趙國連敗兩仗，只

好向秦國請和停戰。

趙王將要從戰場班兵回國的時候，忽然接到秦王一封信用，說定于某月某日請趙王在西河外澠池地方會面，並且聲明完全是親善的意思，請趙王務必到會。

趙王本來就怕秦國，何況又在新敗之後，更是怕的利害。接了這封信，就遲疑着想不去，他的武將廉頗和藺相如見着趙王猶疑，就私下商量說：『秦王這次約會，明知並無好意，若是不去，那不是越顯得趙國的衰弱，和怯懦麼？不過事前要有預備，免得臨時受辱。』他兩人計量妥當，就對趙王說了，趙王才決意赴會。

藺相如是隨着趙王去的，並且帶了許多軍隊，廉頗就在國內代理國政。

會見的那天。兩君初見面的時候，倒很客氣，飲酒談笑，也極高興。後來秦王似乎有幾分醉意了，態度漸漸變得傲慢。他對趙王說：『我聽說趙王的瑟，彈得頂好，今天就請彈一曲吧。』趙王聽了，心裏雖不願意，面上不敢不依，便站起來彈了一曲，秦王表示聽得出神的樣兒。

趙王彈畢，秦國掌文書的御史在書上就寫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相會飲酒，命趙王鼓瑟。

藺相如站在趙王旁邊，看這種情形，早已氣滿胸膛，又見秦御史的寫法，更是火上加油，實在不能再忍。就取一種秦國樂器，叫缶的，走到秦王面前說道：『我知道大王對於秦國音樂素有研究，現在請奏一奏共相歡樂。』秦王聽了大怒道：『豈有此理，那不能够！』藺相如便跪下再請。秦王還是不肯，他想事到如此，非用決然手段不能得最後的勝利，就正顏厲色的說：『大王若再不肯奏樂，五步之內，我就用我的頸血濺在大王身上了。』秦王的左右想來捉他，他把兩眼向他們一瞪，喝聲：『滾開』那些人都駭得不敢動手了！這時秦王也喪氣了，就勉強敲缶一下，藺相如就叫趙國的御史也寫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爲趙王擊缶。

秦王的群臣看見不能取勝於趙，打算用別的方法出一出氣，他們齊聲說道：『請趙國拿十五城的地方贈送秦王作禮物。』藺相如料到這是一種無賴的要求。很從容的對他

們說：『趙國的十五城，不算回事，不過先請把你們的京都咸陽贈與趙國，十五城才可以奉送的。』秦王的羣臣，都默然了。後來秦國的羣臣對趙國，又提出許多要挾的條件，都給藺相如一一駁倒了。這次灑池的會，趙國沒有吃虧，又全靠藺相如的智勇才辯。

(3) 毛遂

平原君是趙國的一個公子，生平最愛交結賓客，所以他家裏常住的客，有幾千人。他的性情很謙恭，只要才能出衆，無論是什麼樣的人，他總和他相交，一點不擺出閻公子的駕子來。所以趙王也很器重他，國家大事，都要和他商議。

趙惠文王九年，趙國和秦國開戰了，趙國連敗數陣，秦國竟圍住了趙國的邯鄲，情勢異常緊急。邯鄲是趙國最險要的地方，若是邯鄲一破，趙國恐難保全。趙王急了請平原君商議退敵之策。平原君就獻計，一面死守邯鄲，一面向楚魏兩國求救。因為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國信陵君的姐姐，所以向魏國求救的事，就由他夫人，負負辦理，他自己

便預備到楚國去。將動身的時候，他對趙王說：『我這回到楚國，借得兵來打敗秦國，固然是好，要是不然，也須和楚國定個聯合抗秦的條約。同去的人，就在我家裏選二十個人够了。』趙王聽了大喜。

平原君家裏的客，雖然很多，但是要求文武全才能够同他們到楚國去的却少了。因此選擇的結果，只得十九人。

平原君正想另找人補足二十人的數，他的客有個叫毛遂的，走到他面前說道：『我聽說君到楚國去，尚少一個隨行的人，我雖不才，願意同去。就請把我補上吧。』平原君突然聽了這幾句大話，不覺一驚，又見此人面生的很，因問道：『先生在我家裏有多久呢？』毛遂說：『三年了。』這越使平原君訝異了。他想：何以這麼多日子，我簡直不知道他的行爲呢！又想這回到楚國去，是何等重大的事，豈能讓個不知名的人同去？他於是對毛遂說道：

『大凡一個有才能人，生在世間，沒有不爲人知道的，就好比錐子直立在口袋裡，

那尖頭立刻就會顯露出來。先生到我這裡，不算不久，但我從沒聽人說起先生，現在不敢勞駕，先生還是在我家裏住下吧。」

毛遂聽了笑道：「比方我是個錐子，今天才要到你口袋裡去住，若是早就在口袋裏，那不僅露出尖頭，早就顯出全身了。」後來他又說了許多的話，平原君見他一定要去，也只讓他湊數。那被選的十九人，這時看見毛遂，各人心中都有不屑與他爲伍的意思。

可是動身以後，在道上漸漸談話熟習了，那十九人覺得自己的才能都不及毛遂，因此他們對毛遂鄙薄的心不覺減少一半。

到楚國的第二天，平原君就和楚王殿上會面了。首先談到的就是楚趙兩國合縱的利害問題，兩方面各有意見，從早晨談到正午，楚王總是用些敷衍的話頭，不肯明白承認，左右的人都無精打彩的慢慢疲倦起來。那十九人中有一個就對毛遂說：「先生何不上殿呢？」毛遂對於楚王故意遲疑的態度，早已十分厭惡，忽然又聽一聲催促，他好像一匹快

馬，又被加鞭。他就一手按住腰間的寶劍，直衝到平原君面前。說道：「合縱的利害，兩句話就能解決；今天談了半天，還沒結果，是甚麼道理？」楚王見這人來得唐突，又聽他出言不順，就問平原君道：「他是誰？」平原君說：「他是我的家客名叫毛遂的。」

「楚王怒叱毛遂道：『還不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說話，用不着你插嘴。』」

毛遂見楚王生氣了，正好用實力挾制他，就按劍向着楚王說：「大王敢於叱我，不過仗恃楚國的兵多地廣，但現在十步以內，可以使大王立刻失却多兵的保障。大王的生命，全在我手了。我的主人在此，你怎能這樣的無禮叱我！我聽說商湯王和周文王都是非常賢明的君主，他們的國土，不過百里，軍隊也少，爲什麼當時諸侯都服從他呢？就因爲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勢力，發揚自己的威武，楚國有五千里地方，百餘萬的兵士，正是稱霸稱王的好基礎；但是白起一小兒，帶了秦國的幾萬人馬，和楚國打仗，一戰就破了郢城，再戰又燒了夷陵，三戰更把大王的祖先虜去，受絕大的恥辱。我們趙國的人，都替你們抱不平，大王却好像忘了似的，不以秦國爲仇了。我們要合縱，就是要共

同對敵秦國，實在是替楚國報仇，並不是爲我國謀私利。合縱的利害就是如此。我的主人在此，你怎麼叱我，真是無禮！」

楚王聽了報仇，心中十分感動，因爲楚懷王曾被秦國欺騙捉了去，終身沒放回國。

楚王想到這裡，就立刻改變化他的怒容，很客氣的向毛遂說：「先生的話很對，我願意和趙國合縱了。」毛遂就問道：「合縱定了嗎？」楚王說：「定了。」毛遂轉過身對楚王左右的人說：「拿雞狗馬的血來！」

古時凡是兩國君主會盟定約的時候，必須舉行插血禮，表示誠信，所用的血，就是雞狗馬的血。當時左右的人拿了血來，毛遂就將牠放在一個銅盤裡，恭恭敬敬的捧着請楚王插血。楚王插了，又依次請其餘的人。最後招請那十九個人也來插血，十九人個個羞慚自愧不如毛遂。

合縱的盟約既定，楚國就命春申君帶十萬大軍來救趙國，那時魏國信陵君的救兵也到了；圍邯鄲的秦軍，知道魏楚兩國都來救趙，料想敵他們不過，只得引兵回去，趙國

就轉危爲安。

後來平原君對人說：『我真沒有眼力，十分冤屈毛先生了。毛先生一到楚國，就使趙國的地位提高，他的三寸舌，真勝過百萬兵呢！』

第三條 鄭叔詹 縮高 侯羸 樊於期

(1) 鄭叔詹

鄭國和曹國都是春秋時代的小國。晉文公當公子的時候，曾經到過他兩國，兩國的君臣對他都很無禮。後來晉文公回到晉國，做了國君，就帶兵伐曹，把曹君殺了。又乘勝來圍鄭國的京城，鄭國的兵力，如何能够說抵敵晉軍，只好打發使臣將許多珍貴的寶物送給晉文公，請求罷兵。晉文公一概拒絕，並且說：『若不把鄭叔詹交給我，我不能退兵。』

原來鄭叔詹是鄭國的臣子，他曾經請鄭君殺晉文公的。當着晉文公做公子出亡來鄭的時候，他曾經說晉公子是非凡的人，要好好的招待他，不然，就把他殺掉。因這一點宿怨，所以晉文公此刻要拿他。

鄭叔詹聽見這個消息，急忙到鄭君面前說道：『只要我一個人去，就可以免全國的

危難，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事，請君王即時就叫我去，並且我很願意去。」鄭君沉吟半響，搖頭說：「你不能去，你去不得，那裏是便宜的事？他簡直是要你的命呢！你知道晉文公此次興兵，完全是爲報從前的私怨。曹國的國君已經被他殺了。你若是去也是送死，千萬去不得。」鄭叔詹聽了笑道：「這層危險，我早見到；但是爲國家的安全，寧可捨了我個人的生命，我是非去不可的。」鄭君見他執意要去，只好含淚送他到晉國的兵營。

鄭叔詹一到晉軍的營門裏，就看見一個大鼎，鼎裏面的水沸騰騰的，那就是古時用來烹人的刑罰。他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從容走到晉文公的面前。晉文公却怒容滿面，對左右喝道：「快把這人捉下投進鍋內！」說猶未了，十幾個勇士就把鄭叔詹捆將起來。這時鄭叔詹仍舊不慌不忙含笑對文公說：「將我烹殺，是我所願意的，不過在死之前，我有幾句話，請大王一聽。」晉文公命左右鬆了手。鄭叔詹振一振他的衣冠，就對晉文公說道：「我鄭國不幸和曹國一樣，曾經對於大王有輕視的舉動，這是很抱歉的，從前

我曾向我們的國君說過，大王是賢明的公子，並且又有許多才能出衆的隨員，將來大王一朝得志，鄭國的禍災一定不能免，現在果然証明了。不過我在當時就能知道大王的才能，要想替鄭國預防禍患，那是我的智慧：到今日事既如此，我又情願捨了自身來救國家的危亡，這是我的忠誠。爲臣的應當各爲其國，像我心地光明，何所畏懼！」

鄭叔詹說了這些話，回頭直向着沸騰騰的大鼎跑來，兩手緊握着鼎耳，高聲嚷道：「從今以後誰願拿忠誠，和智慧來對他的國家的，必定和我同樣的結果呀！」

晉文公看見他這樣的忠勇，不但不殺他，並且送他回國。於是鄭國便得保全了。

(2) 縮高

戰國時候，魏國出兵去攻秦國的管邑，攻了許久，還沒攻下。當時守管邑的官，姓縮，是魏國安陵人縮高的兒子。安陵歸於安陵君。信陵君就叫人去對安陵君說：「快教縮高來，我要用他做大夫的官，好叫他持節到管邑去說降他的兒子。」信陵君的意思，

以爲兒子當然不和父親作敵，縮高如果到了管邑替魏國說話，他的兒子決不至再爲秦國死守了。

安陵君不贊成這樣做，又不便謝絕，就對信陵君的使者說道：『我不能強迫我的百姓，一定服從，請你和縮高當面說吧。』

那使臣見了縮高，述明來意。縮高答道：『這事我可辦不到，世上那有父攻子守的道理，我兒子現在是替秦國把守，我去說他降，豈不是我教兒子當叛臣，一個人教他兒子不作忠臣，恐怕你也是不贊成的吧！』

使臣回去報告信陵君，信陵君大怒，又派使臣對安陵君說：『我們如果不能攻下管邑，秦兵一定要先到我國，那麼我們簡直有亡國的危險。安陵地方是魏國的一部份，安陵的人也是魏國的人民，魏國亡了，安陵能獨存嗎？現在請你趕快把縮高交出，不然，我就派十萬兵，來圍安陵的城。』

安陵君答道：『我們國裡的法律上，載得明白，子弑父，臣弑君的，殺無赦，所以

國家無論有何種的赦典對於以城降人的叛臣，決不赦免。現在縮高不願他兒子作叛臣，自己辭謝大官，顧全他父子之義，實在是他不得已的苦衷，今天你一定要我捉拿他，是你叫我違背國法，我是寧死不做的。」

縮高聽見了安陵君的話，想道，信陵君是個剛愎自用的人，如果他聽了這番話，果然派兵前來，豈不又害了我國，我既然全了父子之義，又豈肯再事二君，但是以我一人，使全國受禍，我心又如何能忍，我非想個萬全之法不可。

縮高於是懷着利刃，一直往信陵君使臣的住所，進去了也不講話，對着使臣刎頸而死。信陵君得了縮高的死信，又悔又傷心，竟爲他戴孝，又派使臣向安陵君說道：「我真是不明事理的小人，一時糊塗，妄發狂言，得罪了你，謹再拜謝罪。」

(3) 侯嬴信陵君附

侯嬴又叫侯生，是魏國管城門的小官，年紀有七十多歲，又窮又老，知道他的人很

少，但他却是一個有義氣有節操的老隱士。魏公子信陵君想和他結交，送他錢財他不肯受，他說我修身潔行數十年，那裏能夠因爲目前的窘迫，就受公子的錢呢，信陵君因此更加敬重。有一天，信陵君請了許多的賓客，大家都入座了，公子親自駕車去迎侯生，侯生毫不謙讓就坐上車，上了車又說他要順道去訪他的朋友，名叫朱亥的一個屠戶。信陵君就依着他的話，把車趕到屠戶門口，停了許久，來往的人湊着來看，都以爲信陵君這樣的貴人，如何來替一個管城門的人駕車。那時候信陵君家裡請的那些客人，有的是魏國將相，有的是魏王宗室，都在那裡等候着主人。侯生却故意遲延，信陵君的左右，個個都背地罵他。侯生細察信陵君公子，却是顏色和竊，始終不變，他才和朱亥分手，慢慢的上車。到了信陵君家中，公子請他坐了上席，並向在座的客人介紹，賓客們都覺訝異。一會兒，信陵君又親自爲侯生斟酒，侯生說道：「今天承公子這樣款待，實在令我感謝，我是一個管城門的人，公子却親自駕車去迎接我，我想藉此成就公子的賢名，所以故意久立市中，等來往的人看見公子和竊的顏色，都以爲我是傲慢自恃的小人，公

子是謙恭下土的長者。」信陵君聽了這話，更加佩服；從此以後，侯生就做了信陵君的上客，朱亥也和信陵君有來往了。

有一年趙國的一個重要地方邯鄲，被秦兵圍住，城快破了。趙王和他弟弟平原君十分着急，自爲邯鄲要是不守，趙國就不能存在。於是一面督兵守城，一面向魏求救。因爲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並請信陵君催促魏王早發救兵。

魏王，命他的將軍晉鄙帶十萬大軍救趙，但同時得了秦王的警告，便密令晉鄙停軍中途，觀望成敗。秦王的警告怎樣呢。就是說邯鄲城不幾天就打破了，誰敢出兵來救，我滅趙之後，就先分兵打他。

信陵君見魏王說邯鄲危險，應該趕緊去救，趙國若亡，魏國也不能獨存。但是魏王膽小，不聽信陵君的君，信陵君又轉請朝內的大臣，對王說了還是不聽。

趙王和平原君告急的文書，却不斷的飛來，最後平原君責備信陵君道：「我平日愛慕你的高義，能够救人患難，所以我們才聯爲婚姻；現在邯鄲被圍，即刻要破，你們的

救兵，至今未來，這還能說公子是能救人患難的人嗎？縱然你看輕我不肯發兵，難道連你的姐姐也忘了嗎？」

信陵君雖然自己沒有兵權，不能用實力援救邯鄲，又豈肯忍心坐視？他就毅然決然，招集他家裏所有的賓客，宣布他的主張說：『現在趙國快要亡了，我國的救兵雖然出發，但停在中途，不敢前進，我曾經催王幾次請命進兵，都無效果；我不能愛惜自己的身體，見危不救，今決定單獨到秦國的軍中，去拚死命，和趙國共存亡。』他的門客當然不少慷慨激烈的人，也都願意和他一同去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說明他此次的決心。侯生說：『公子好好的努力去吧，只是老臣不能同行。』

信陵君對於侯生淡漠的態度很懷疑，走了不遠，又回到侯生家來。

信陵君將到侯家的時候，使信陵君最吃驚的，就是這白髮鬢然的侯生，早在路上恭候了。信陵君忙下了車，侯生嘻嘻的笑着道：『我知道公子會轉身來的，所以先在這兒』

迎接。」因說道：「公子要去和秦國拚命，實在是輕身的舉動，秦國好似一隻餓虎，公子此去，也不過送給這老虎一塊肉罷了！」

信陵君聽侯生這麼一說，明白了。因問侯生，「要怎樣辦才好呢？」侯生先叫左右的人，一齊避開，低聲對信陵君道：「我聽說魏王的兵符，放在他的臥室，那臥室裏，只有王的愛妃如姬，能够進去。我又聽說如姬有個殺父的仇人，是公子叫人把他殺死的，如姬爲這樁事，常想報答公子，只是沒有機會。公子如果請他去偷兵符，她一定願意。公子有了兵符，就可說是魏王的命令，叫晉鄙交出兵權，那時親統大軍，北救趙國，西却強秦，公子的大功有誰比得上呢！」

信陵君大喜，就依侯生的計畫做去，果然得了兵符。信陵君要起身到晉鄙軍的那天，又去侯生家裡辭行。侯生說：「古人有句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現在手中雖有兵符，但晉鄙如果懷疑，不肯交出兵權，更向魏王請命，公子可危險了。我的朋友，朱亥，雖然是個屠戶，但是有力好義，公子邀他同去，到了軍中，晉鄙如果不交兵

權，就叫朱亥將他打死。」公子聽了，忽然流下淚來。侯生忙問道：「公子你怕死嗎？」信陵君說：「不是怕死。晉鄙是一位很好的老將軍，如果就這樣制他死命，我覺得心裏反有點難過啊。」於是信陵君親自去約朱亥，朱亥也答應了。他兩人又一塊兒又到侯生家裏來辭別。侯生很恭敬的送他兩人到門外，說道：「我本當送公子到軍中，實在因為衰老，不能同行，我只好計算公子到軍中的那一天，北面自殺，以送公子。」

信陵君同朱亥到了晉鄙軍中，把兵符交給晉鄙。晉鄙一看，果然起了疑心，就說：「我奉命帶十萬大軍，屯駐邊境，責任何等重大，現你單車來代，所為何來？」那時信陵君的身邊，有一個人，從袖內拿出一隻四十斤的大鐵錐，直向晉鄙打來，晉鄙不及避開，立刻斃命。這人，就是勇士朱亥。

信陵君既殺晉鄙，當時對兵士下令道：「有父親和兒子都在這營裏的，做父親的回家去，有哥哥和弟弟都在營裏的，哥哥回去；沒有哥哥和弟弟，家裏還有父母的，也回去。」這令一下，全軍歡喜，都感激信陵君的寬大，因此十萬大軍，還留下了精兵八萬。

信陵君帶兵前進，出其不意，攻擊秦軍，秦軍大敗。邯鄲圍解。

趙王和平原君都遠道來迎信陵君。平原君並親在馬前引導。信陵君的聲名，震動各

國。

至於侯生果然如他所說的話，在信陵君到晉鄙軍的那一天，就自殺了。

第四條

狼曠

卞莊子

華周和杞梁

(1) 狼曠

秦國和晉國在殺邑一戰，秦國敗了。

當開戰的第二天，晉君坐在營帳內，外面送來了一個俘虜，相貌非常兇惡，晉君就命當車右的一個武臣，名叫萊駒的，斬那俘虜。萊駒手提長戈，將走近那俘虜的身邊，那俘虜忽然大叫一聲，萊駒手中的戈，不知不覺的落在地上。便有一人拾起戈來，將那俘虜刺死。晉君一看那人，原來是狼曠，見他如此勇敢，就斥退萊駒，用狼曠來當車右。

後來狄人侵伐晉國，晉君和狄人在箕邑開戰，晉將先軫不用狼曠作車右，他無故遭黜，自然有些不平。

有一天狼曠的朋友對他說：「你無故受黜，不如一死。」

狼曠答道：

「我未得死的時候。」

他的朋友又說：

「我看就把先軫殺了，豈不好嗎？」

狼曠正色道：

「這事萬不可做，古來有勇的人，絕不犯上作亂，所以死不合義，也非勇者。古人說：共用之謂勇，就是爲公戰不爲私爭，才算是勇。我是因勇而得車右的人，如今上官不用我作車右，是他不知我，但我若作出犯上的事來，爲私而爭，這就够不上當勇者了。既非勇者，自不應作車右。那麼上官之不用我，反成了當然的結果，還說甚麼受黜呢。你且等一等，等我遇着了機會再說。」

不久秦晉兩國又在彭衙地方開戰，狼曠同他的部下，一直衝鋒過去，晉國的兵隨後掩來，秦兵大敗。狼曠就在這次的戰爭上戰死了。當時的人，都佩服狼曠，說他「怒不

作亂，而以從師。』可以稱做君子。

(2) 卞莊子

卡莊子又勇又孝，他母親在的時候，他爲魯國出去打仗，三次都敗了回來。因此受了朋友們的非笑，又受了魯君的恥辱。

後來他母親死了，卡莊子哀傷盡禮，守喪三年，那時，齊國和魯國的戰事又起了。

卡莊子去見魯國將軍，聲明他的志願：

『從前我因爲母親在世，怕的我戰死了，老母無人奉養，所以三戰三敗。現在我母親已死，我應當盡我從前未盡的責任，並要把我全副的精神爲國犧牲。』

到了開戰的那一天，卡莊子由前線提着一個敵兵的人頭回來，獻給將軍道：『這可以塞我第一次敗戰的責。』說罷又往前線去，又提回一個敵兵的人頭來說：『這可以塞第二次戰敗的責。』說罷，又到戰綫去，又提回一個敵兵的人頭獻給將軍說：『這可以

塞我第三次敗戰的責了。」魯將軍十分欽佩下莊子。說道：你可以休息休息，不要再往前線了。卡莊子答道：「以前連敗三陣，爲的是我要奉養老母，盡人子的責任。現在衛國的責任，雖然略略的盡了，但我以前三敗的恥辱，仍然存在。我常聽着人說：『節士不以辱生。』就是真正有節義的人，不能夠忍辱苟活。」說完之後，又到前線連殺十人而死。

(3) 杞梁 華周

杞梁和華周是兩兄弟，又是齊國出名的勇士。

有一年齊莊公興兵征伐莒國，莊公預備帶五車子的賓客同去，齊國的勇士差不多請完了，只未請杞梁和華周。

杞梁和華周，以爲這是齊君侮辱了他們的人格，回到家中連飲食都不進了。他們的母親，很明大義，就鼓勵她兒子說：

『你們若是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就是在君王五車賓客以內，還是一樣遭人家的輕視；假使你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那五車的賓客，都要在你們的下位呢。』杞梁和華周聽了母親的教訓，便很高興的隨着莊公去征伐莒國。

在交戰的時候，杞梁和華周自告奮勇殺死了莒兵三百餘人。莊公十分稱贊他，不要他們再到前綫，並且加封他兩人的官職。但他兩人回答莊公道：

『當君王出兵的時候，不要我們作五乘之賓，是看不起我們；現在我們奮勇殺敵，君王又拿利祿來獎勵，這更是污辱我們的人格。我們勇士只知道上前殺敵，甚麼利祿一概不知。』說罷，他們往前殺去，如入無人之境，直抵莒國城下。

莒國城下的道上鋪着木炭，是阻止敵人前進的。杞梁和華周走到這裏，不能前進，只好站住。忽然他們旁邊一個駕車的叫隰侯重出來對他兩人說道：『我聽說凡能向危險地方去做事的人，一定成功，來吧我帶你們過去。』隰侯重於是用一個楯牌掩護自己，伏在炭上，讓他兩人從他身上走過，他們走過之後，隰侯重已經死了。華周往後一看，

不禁放聲大哭。杞梁問道：『你失了勇氣麼？爲什麼哭呢？』

『不是我沒有勇氣，因爲我覺得隰侯重的勇和我們一樣，他現在死在我們之先，所以我要哀痛。』華周回答着說。

這時莒國的人，看杞梁華周英勇異常。齊向他兩人高叫道：『快快投降，我們即刻給你官做。』

杞梁和華周怒聲回答道：

『叛國降敵，算得忠臣嗎？不受長者的賜，算得正當行爲嗎？早晨說的話，到午時就忘了，能說有信實麼？我們只知道上前殺敵，不知道甚麼利祿。』

他們又殺入莒人的陣內，共殺了二十七人。魯軍全體跟着他二人殺入莒城，莒人大敗。杞梁華周兩兄弟戰死。

第五條 鬻拳 先軫 魏絳

(1) 鬻拳

楚國有個臣子，名叫鬻拳，正大剛直，每逢楚王有不對的地方，他總出來苦勸。

有一次因為國家的事情，楚王執意要做：鬻拳以為不可，說了許多的話，楚王還是不從，鬻拳急了，拔出刀來似乎要拚命的樣子。楚王覺得他這樣的真誠，也就依從他了。鬻拳事後以為他對楚王太失敬了，應當明白表示自己罪過來。他就用刀砍斷了他自己的一隻腳，以作紀念。楚國人很讚美他，就舉他做把守國都城門的武官，又稱他叫做大伯。

一年的春天，巴人伐楚，楚王要御駕親征，鬻拳又來諫止，不要王自己去戰。他說：『巴人是野蠻的種族，兵力很強，一戰勝了倒好，如若不然，堂堂楚國的國王，連一個小國都戰不勝，簡直是辱國了，不如先派一員將軍出戰的好。』楚王不納，帶著軍隊到

了前敵，就與巴人的軍隊相遇，一戰大敗。回到國都的城邊，只見城門緊閉，不放楚王入城，這又是鬻拳的主張。

楚王這時雖然生氣，却是無可柰何，他又知道鬻拳做事的性情，是不易改變的；只好帶著殘兵轉向黃邑，黃邑的人又拒絕他，楚王就把黃邑征服了，打了這個勝仗才轉回國來。行到中途，得病就死了。

鬻拳見君死在外，十分傷心，又十分悔恨。他將王的屍體接來，好好的安葬完事，他就自殺，以明愛國的心，而免奸臣藉口。楚國的人，將他葬在皇陵的門口。

(2) 先軫

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秦王命他的將官孟明，西乞，百乙，三人帶兵伐鄭。因為鄭國早有防備，不能進攻，他們或滅了鄭國附近的一個小城，班兵回國。

晉國的先軫將軍，以為晉國與鄭國是同姓的諸侯，秦國對鄭國侵略，無異對晉國侵

略，帶了一支人馬埋伏在地名叫做穀陵的一個險要去處等待。秦軍到來，晉軍就把他殺得大敗，孟明，西乞，百乙，三將軍都被捉回晉國。晉君的母親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兒，出來爲他們三人求情。說道：『秦晉兩國弄成這樣，全是他們三人的挑撥，現在我們國君恨不得將他們生吞活剝。依我的意思，不如放他們回去，讓秦國國君處以極刑，何必要我們費事，你看怎樣？』

晉君見母親求情，怎好違背，就將秦國的三將軍一齊釋放。

先軫上朝的時候，問三個秦囚怎樣處罰。晉君說：『我依我母親的命令，已把他們放回國去了。』先軫怒道：『我們在戰場上，好容易捉得來，你聽老婦人一時的話，就放了，豈不是放虎歸山嗎？既毀了自家的名譽，又長起他人的威風，我看晉國不久就要亡了。』掉過頭去不覺勃的一口，唾在晉君的臉上。

晉君被先軫提醒，已經懊悔得無地自容；對於先軫無禮的舉動，也不加罪。

過了幾月，狄人來伐晉國，晉國出兵禦敵。先軫又在軍中，對軍中的人說：『一個

人敢於侮辱國君，國君就饒恕了他，但他自己總不應當饒恕他自己的。」

先軫這時的決心，是願以一死謝從前唾君的罪。他脫下全身的甲冑，坐在馬上，直向狄人的陣上衝將過去，所向無前。可是孤掌難鳴，狄人將他捉住殺了。才知道是先軫將軍，好好的把他的頭送回晉軍。晉侯看見他面上的顏色，還和在生的時候一樣。

(3) 魏絳

晉侯和魯襄公在長檮地方會面，並定盟約。因為這地點是在晉國之外，所以晉侯帶領了許多軍隊同行。

晉侯有個弟弟，名叫揚干，這回與晉侯同來，倚着他哥哥的聲勢，把森嚴的軍令，當作兒戲。並且放縱他的僕人在外欺侮良民，受害的人都只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魏絳這時，做行軍中的執法官，把揚干的僕人傳來，訊明案情，將爲首的一個斬首

示衆，人人稱快。可巧晉侯恰同魯襄公會面歸來，正是高興的時候。揚干跪到晉侯面前說魏絳的壞話，晉侯陡然聽見這種驚奇的消息，立刻派人拿魏絳來。又對他臣子羊舌赤道：『好個大膽的魏絳，辱我的弟弟，就是辱我，我非殺他不可。』羊舌赤答道：『魏絳爲人，臣所深知。君上有難，他絕不肯避免，他自心有罪，他也決不肯逃刑的。他自己會來，何必派人去呢。』

話猶未了，魏絳已到帳外。左右的人並呈上魏絳的一封信。晉侯看那信上說道：『臣聽說軍士要講服從，纔算是武；執法的人要以死來守法，不可徇情，纔算是敬；現在君王在外會合諸侯，真是國家光榮的事，如果軍士不武，執法不敬，這就是臣的罪過。臣怕受不敬之罪，所以對於揚干的不法行爲，不能不加以處罰。但臣不能防患於未然，終於用刑，這又是臣的罪了，請將臣交與法官論罪。』

晉侯看完，馬上對羊舌赤道：『我幾乎錯殺忠臣了。』即起身出來，連鞋也不及穿。見著魏絳謝罪道：『我所言是爲弟兄之私，先生所行是爲軍國之公。我有弟不能教訓

，反累先生，其過在我，請先生不必這樣請罪，反增加我的罪過。」

原來魏侯初到帳外，把書呈上之後，就要用劍自殺的。幸虧士魴在他的旁邊，苦苦的勸住，纔未自殺。

第二天，晉侯招集了他的全體將士，當面稱讚魏絳的正大忠勇，并且陞了魏絳的官，同時士魴也進了級。

第六條 慶鄭 奮揚

(1) 慶鄭

有一年秦國大鬧饑荒，派人到晉國買米，救那些要餓死的災民。但是晉君禁止賣米給秦國賑災。

晉國的一個大臣叫慶鄭，對晉君道：「別國有災，我國不救，是不仁道的事。無論怎麼親密的兩國，恐怕因為這種事要生惡感。何況秦晉兩國，早有怨恨？」晉君不聽，依然禁止。慶鄭退去的時候，對晉君說：「君將來定要後悔的啊。」

果然秦國對晉國的感情，一天惡似一天，等到災平以後，就興兵來伐晉國。這時晉君真着急了，就請慶鄭商議退敵之策。問道：「秦兵來了，怎樣辦呢？」慶鄭被晉君這麼一問，提起往事，他想那時如果聽他的話，不禁秦國買米，何至有今朝的事。他怒氣地答道：「這個亂子，是君惹來的，我沒有辦法。」

晉君見慶鄴出言不順，便不再問，慶鄴也含怒退了。

秦兵漸漸逼近了晉國，晉君只好預備迎戰。

當開戰的時候，晉君車前用的馬，是鄴國出產的。慶鄴見了忙到晉君面前說：『古來凡是出兵，必用本國生產的馬。因為這種馬，知道本國人的性情，而且訓練使用，也方便。若是別國的馬，生性自異，那可不能調動如意了。尤其是在危險的時候，誤事不小呢。請君快換了這馬，免得後悔無及。』晉君又不聽，還是用鄴國馬駕車。慶鄴無法，只好退去。

交戰的那一天，正當陰風細雨，路上很滑。晉軍敵不過秦國，一步步的退後，晉君的車也隨勢逃走。不料這鄴國的馬，不慣走泥滑的路，沒跑多遠，就陷在一個泥坑裏，車子拖不起來。這時人忙馬亂，各只顧各人，晉君求救也無人理。晉君忽見慶鄴，就大叫慶鄴的名字。

慶鄴聽見有人叫他，回頭望見陷在泥坑中的晉君，就引起他的宿恨。覺得晉君到這

地步，真是自作自受。他反怒目對晉君道：『從前不聽善言，應當如此，現在又喊我做甚？』不顧晉君的死活，便各自去了。

秦兵追來，晉君還在泥坑中，秦兵就把他捉了去。

不久秦晉講和，將要送晉君回國，有一個晉國大臣名叫蛾析的，悄悄的勸慶鄭道：『你何不快走，要待着受罪嗎？』

慶鄭答道：『我既不能死國家之難，這是爲臣的大罪了。國君回國處罰罪臣，是應當的。我是一個帶罪的人，那有顏面逃走呢？』晉君回國的那天，首先就把慶鄭殺了，然後進城。

(2) 奮揚

楚平王有個奸臣名叫費無極，天天在王面前說是非，進讒言。朝廷內一般忠良臣子，都慄慄自危。

平王的太子名建，是一個很好的人，費無極却對平王說：『太子建將要謀反，並且和朝內的大臣同謀呢。』平王聞言大怒，他想爲兒子的反叛父親，這還了得，當時就下一道密令，命他的臣子奮揚去殺太子建。

奮揚接了密令，想道王既無道，若是殺了太子，楚國以後更失了好君。他到太子那裏，就把玉的意思，告訴太子，叫太子逃往宋國。

平王知道太子逃走，一定是奮揚露出的消息，急命人捉奮揚來。

奮揚自己扮成罪人模樣，投到平王面前。平王一見不禁大怒。問道：『從前我與你說話的時候，只有你我兩人，話出我口，入於你耳，太子怎麼會知道的？』

奮揚答道：『是我告訴太子的。』又接着說：『君王以前命我，對於太子，要和對君王一樣的忠心。後來王又要我殺太子。我因爲守着君王的前命，所以不敢盲從，就教太子逃走了。我現在雖然悔不該告訴太子，但已沒有挽救的方法了。』

平王聽到這裏，又問道：『你既沒照我命令做，爲甚麼敢來見我，不怕死嗎？』

奮揚正色對道：『不遵君命，已有罪了；有罪又逃，豈不是罪上加罪？縱然逃脫，也是無顏見人。』

平王很以此話爲然，不但恕了他的罪，並且恢復他的官職。

第七條

齊太史兄弟

李離

申鳴

孟勝

(1) 齊太史兄弟

春秋時候，齊莊公被他的臣子崔杼殺了，這樣驚人的舉動，哄動了全國。崔杼弑了舊君，另立新君，自做宰相。他帶着新君到齊國的太廟，舉行即位大禮。這時崔杼的權勢，赫赫逼人。一般趨炎附勢之徒，自然是奉戴崔杼，就是少數有良心知道是非的人，也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可是在這時候，出了正直無私的太史氏兄弟。

原來在古代的時候，凡是國家大事，無論好壞，都要寫在史書上，所以做史官的，有直書人的善惡的權柄。那炙手可熱的崔杼，早慮到太史氏兄弟，要直書他弑君的罪名。果然不出所料。當崔杼弑君的那日，舊君已死，新君即位，這是國家的大事，做史官的，必定要把他記載起來。那齊國的太史氏，就毫無避諱的寫道：『崔杼弑其君。』崔

杼見了，不免老羞成怒，就把太史氏殺了，以爲他的兄弟總不會照樣來了；豈料那太史氏的三個兄弟都不怕死，還是照着他哥哥所寫的寫上。崔杼更加怒了，以爲人豈有不怕死的嗎？就照對付他哥哥的法子，又連接殺了太史的兩個兄弟。萬不料齊太史的第四個兄弟，見着他的三個哥哥，都因爲直書崔杼弑君的事被殺了，一面覺得崔杼的罪大惡極，一面覺得他三位哥哥的忠義可敬，我豈能放過崔杼，不繼我三位哥哥之後，盡史官的責任嗎？他依然又把崔杼弑君的話，寫上了。因此專橫的崔杼，看見人心未死，天下的史官還多，殺也殺不盡，不如由他寫上，所以就不殺了。

果然，引起史官界裡的衆怒。那時又有個史官，叫南史氏的，遠遠的聽到齊國的史官，因爲直寫崔杼弑君的罪，被崔杼殺了。他是史官界裡一份子，豈可放棄責任，一定要繼續那些史官的志願。於是穿好衣冠，拿着朝簡，來見齊君。走到中途，聽說齊太史的第四個兄弟已經寫好了，他纔折回了。

(2) 李離

晉文公有個法官，名叫李離，他對於自己的職務守得非常謹嚴，不但是審判他人的罪，公平無私，就是自己有罪，也毫不掩護，自請處分，他後來因為錯殺了一個人，自己認罪而自殺了，現在叙一叙這段故事。

有個鄉下人，犯了罪，被李離的屬官，拿到衙門來。這人犯的罪，本來很輕微。但因為查案的人，沒有把案情弄得明白，糊裏糊塗湊成了一個大錯，應該處死刑。李離當時也沒派人覆查，就把那鄉下人處死了。後來被人告發，案情才明白。李離認為這事無可挽回，只有自己認罪，方才合理，就命人把自己反縛起來，送到文公那裏去請罪。

文公見了，不獨不處李離的罪，反勸他道：「這完全是他們查案的人錯誤，何必要你來請罪呢，將他們處罰就得了。」文公命人解了他的縛繩。

李離說道：「我的官位高，不能和我的屬員們讓位；俸祿多，不能和我的屬員們分

享，現在我錯聽他們的報告，把人殺死，要把我的罪推到他們的身上，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李離說了，就向文公告辭。文公見他意思很堅決，引起自責的心情，向李離說道：「你一定要認罪，然則我委你做法官，那我也不是有罪麼？」李離答道：「做法官的，當守法律，法律上，規定得有，犯輕罪的，就當用刑，犯死罪的，就當處死，君以我爲公平正直，所以叫我做法官，現在我誤信他們的報告，枉殺了人，就法律論，應該死罪。」

文公不及再勸，李離已經拔劍自殺了。

(3) 申鳴

楚國有個申鳴，居鄉種園，孝養父母，他的孝名，傳到楚王。楚王愛慕他，就派使臣去請申鳴，許他大官做。

申鳴不願意應楚王的請，他父親倒很歡喜申鳴去的。就問他不願去的理由。申鳴親切的答道：『我不爲別的，就是不願舍父母去事楚王。』

『你還是去吧，我望你去做大官，享厚祿，我就安心了。』他父親這樣地勸申鳴。申鳴恐怕違背父母的意思，反爲不孝，就打消了原意，承認奉楚王的命，隨着使臣去了。

楚王見了申鳴，嘉獎他的孝行，命他做了領兵的司馬之官。申鳴任職不到一年，逢着楚國有白公之亂。

白公名勝，是楚平王的太子建的兒子。太子建因爲他父親平王要殺他，就帶着勝逃到外國。平王死後，太子建也死在外國，國中另立新王，就是請申鳴的楚王了。楚王有個大臣名子西的，請勝回國，封爲白公。那知白公有了權勢，就專橫起來，擁兵作亂，他先殺子西等大臣，又逼楚王讓位。申鳴是領兵的將軍，有保衛楚王的責任，於是調集所屬的軍隊，去保衛楚王。

白公作亂，他心裡最怕的就是申鳴，所以對他部將石乞說：『申鳴是天下有名的勇將，他領着兵如何是好？』石乞聽了笑道：『這不要緊，我有一計，管教申鳴即刻退兵歸服。』白公驚喜急問：『有何妙計！』石乞答道：『申鳴是天下的孝子，他父母現在鄉村，離此不遠，何不將他父親捉到軍中，然後派人向申鳴說：『你和我相好，我就和你共有楚國，若是不然，我就殺你父親。』我想他一定不忍他父親的死，要和將軍相好的；真是不費一兵，可退大敵了。』白公就依計而行。

申鳴接到了白公的話，很悲壯的答應道：『我先是父親的子，現在是楚王的臣，顧不得做孝子了，只能作個忠臣。』於是申鳴披掛上馬，催軍直進，白公那裏抵擋得住，連敗幾陣，被申鳴斬首，但申鳴的父親，也死於白公軍中。

楚王復位，重賞申鳴。申鳴一概謝辭，說道：『受君的祿，避君的難，算不得忠臣；守君的法，殺自己的父親，又不能算孝子。我忠孝不能兩全，若是受賞貪生，怎能够見天下人呢？』

申鳴說了，就自殺而死。

(4) 孟勝

墨子主張兼愛的學說，又是刻苦實行的救世家，所以他的弟子，都是赴湯蹈火的勇士。許多的弟子當中要立一個人做鉅子。鉅子就是首領的意思。孟勝就是墨子弟子中作鉅子的一個。

孟勝在荆國（荆國就是楚國）的時候，同荆國的陽城君交情很好。陽城君要去朝見荆王，就託付孟勝代他守陽城，並用一塊玉石剖成兩半，各持一半以作信符。陽城君臨走時對孟勝說：『非見我手裏這半塊玉不可放棄守陽城的責任。』孟勝很鄭重地承擔了。

陽城君一到荆國，可巧荆王死了，羣臣攻吳起兵於夷所，陽城君與聞其事，荆國要捉拿他，陽城君倉皇逃走，荆國隨即派兵取了陽城。

孟勝對他的弟子說道：『我受陽城君的託付，各有信符在手。我今不見他的信符，力量又不能抵抗，竟把陽城失守了，我負了陽城君之託，只有一死。』

那些弟子當中有個名叫徐弱，的對孟勝道：先生以死報陽城君，是弟子們頂佩服的，不過要看死後於陽城君有益沒有？我覺得陽城既失了，陽城君又不知跑到何處去，先生的死於他有何益。而且先生是墨家的鉅子，死後無人承繼，墨家豈不要絕嗎？』其他的弟子也同樣地勸說他。

孟勝說道：『各位錯了，我和陽城君的關係，算最深了，可說是師弟，也可說是朋友，又可說是君臣。如果我不能以死報之，那末以後求嚴師的，求賢友的，求忠臣的，都不到墨家求來了。我今死，才是實行墨家的正義，繼續墨家的正業啦。我將要把鉅子的責任，屬託宋國的田襄子，請他承繼，因田襄子也是我們墨家的賢人，各位又何必怕墨家絕世呢！』

徐弱應聲起來說道：『聽先生的話，我明白了，我請先死。』徐弱就自殺於孟勝之

前。孟勝就派了兩個弟子送鉅子的名號到宋國去與田襄子。當時孟勝就自殺了。他的弟子看見老師死了，個個都爭着先死，共總死了有一百三十八人。

再說那兩個弟子送鉅子的名號去到宋國田襄子那裡，聽見他的老師孟勝已經死了，他們把事交代明白之後，也都回荆爲孟勝而死。

第八條 北郭騷 豫讓 聶政 荊軻

(1) 北郭騷

齊國有位北郭騷。他靠着結漁網，織草鞋，所賺的錢來養母，可是得錢太少，不夠養活。他聽說！當時的宰相晏子，是有道德好施濟的人。他想我何不去求他幫助，奉養我的老母呢？於是北郭騷就到晏子家裏求見，對晏子的僕人說明來意。本來這僕人早曉得北郭騷是個賢人，他就去對晏子說道：『北郭騷是齊國的賢人，他不願做天子的臣，不願作諸侯的友；有利不肯苟取，有害不肯苟免，可憐太窮了，不夠養活他的老母。現在他來求點幫助，總算看得起主人的高義，一定給他些才好。』晏子當命傳見，就給他許多金錢和米穀。但是北郭騷很謙恭的受了米穀，仍將金錢退回，晏子心中很喜，覺得他名不虛傳。

沒有好久，晏子和齊君的意見不合，對他生了疑心，晏子見機，就去官逃走，走過

北郭騷之門，便到他家裡去辭行。北郭騷見晏子到家，就很恭敬的出來相見。問道：『先生將要到那兒去。』晏子說：『現在齊君對我很懷疑，我想逃出國的。』北郭騷說道：『謹祝先生一路平安。』並沒其他特別的表示。

晏子辭官逃走，心中很不得意，以北郭騷是個賢人，而且又幫助過他，向他辭行，必定得點安慰；但一見北郭騷雖然對他恭敬，却沒有一點同情，於是晏子失望了告辭出去。他在路上一面走，一面歎息道：『我目不識人，該當要逃亡了！』

晏子走後，北郭騷告訴他的朋友說：『從前我欽佩晏子的高義，所以求他的幫助，奉養我的老母。我會聽人說過，「受人的恩惠養及自己的兩親，身當替人抵禦患難。」現在晏子被齊王疑忌，我想拿我的性命到王那裡替晏子表白。』他的朋友也極力贊成，兩人就商量怎樣去做。

北郭騷請他的朋友拿着劍，捧着盤，跟着他去見齊王。兩人到王宮外面，北郭騷對守宮門的人說：『請先生稟告齊王，晏子是天下的賢人，他在則齊國安，他去則齊國危』

，恐齊國將受外國的攻伐，臣願先死以我的頭爲晏子表白。請王把晏子召回，免受亡國之禍。」北郭騷又轉面囑咐他的朋友說：『把我的頭放在盤內，奉獻齊王，以表明晏子的心。』就退而自殺。

這時宮門外面已經圍着許多看的人，都非常感動。北郭騷的朋友，把北郭騷的頭取下，放在盤內，對那些看的人說道：『北郭先生，因爲國家死，我也應當爲北郭先生死；』說完又自殺了。

守門的人急報齊王，齊王大驚，就騎着快馬自追晏子。追到國門之外把晏子請回。晏子聽說北郭騷是爲他而死，因太息道：『我越發見我沒有知人之明，無怪要逃亡了。』

(2) 豫讓

像讓是晉國人，先做范中行的家臣，很不得志，後做智伯的家臣。智伯非常器重他

，豫讓很得意，後來韓魏趙三家瓜分晉國，把智伯滅了。趙襄子和智伯的仇恨最深，他把智伯的頭漆作酒器。豫讓逃到山中，自己歎道：『一個人應當以死報知己，就如女子應當對她的愛人親密一樣。智伯是我的知己，我應當替他報仇。』

豫讓就更名換姓，裝着罪人模樣，混進趙襄子的宮中，做收拾廁所的工人，腰裏藏着鋒利刀，等着趙襄子來時，將他刺殺。

趙襄子來到廁所，心中詫異，執問收拾廁所的工人，方知是豫讓。身上還現出小刀來，並且慷慨說道：『我特來爲智伯報仇的。』左右的人要將他斬首。趙襄子說：『你們別殺他，他是個義士，智伯死了，已經絕代，他的臣子替他報仇，真算天下的賢人啊。我好好避開他就得了，』因此就把豫讓放走了。

豫讓報仇的心，並不減少。他恐怕人家認識他，把身子漆黑了，又恐怕人家聽出他的聲音，吞炭變成了嗑子，並且把眉毛和鬚鬚也刮了去。於是豫讓的本來面目整個變了。他成天不歸家，懷着小刀，沿街乞討，甚至於他最親近的妻子，看了他也不認識。

知道豫讓的朋友，勸慰他道：「你的志向很對，你的辦法不高明，很難望成功。若以你的才幹，去投襄子爲臣，我想襄子一定重用你，那時你有和襄子親近的機會，要爲所欲爲，那是很容易成功的事。」豫讓聽了搖頭答道：「我若去投襄子爲臣，回頭我又殺襄子，那我豈不是做了懷二心的臣子嗎？本來我做這種人所難能的事情，就是要使天下後世懷二心的臣子們，感覺慚愧。」他朋友見他忠心耿耿，不能轉回，就告別走了。豫讓仍是一面討乞，一面候着刺襄子的機會。

後來豫讓打聽着趙襄子要出遊，必須經過一座橋梁，他便屈身伏在橋孔下面，專候襄子來到。

一天清早，趙襄子騎着馬和他許多衛兵，果然要從那橋上經過。到了橋邊，襄子的馬，驚了一下，襄子指着那忽然從橋下出來的人說道：「這必定是豫讓」，使人問他，果然是的。

趙襄子見着他殘廢身體的情狀，非常感動。就帶着責備他的語氣，問道：「你不是

曾經做過范中行氏的家臣嗎？智伯把范中行氏滅了，你爲甚麼不替范中行氏報仇，反去做智伯的家臣呢？現在智伯已經死了，不能再活，你又爲甚麼苦苦的要替智伯報仇呢？

豫讓被襄子這一問，便鼓起他的咽喉，激昂慷慨的答道：『我曾做過范中行氏的家臣，又做過智伯的家臣，不過范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所以以常人報他；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他。』

趙襄子聽完這話，被豫讓感動得很深，禁不住對他流淚道：『唉，你報智伯的美名已經成了，我恕你的罪也算够了，現在我不能再放你，你自己決定罷！』襄子就命他的衛兵把豫讓圍起來。

豫讓明白這次不能脫走，刺殺襄子的機會已成絕望，就從容對趙襄子說：『我聽到古人說過，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的兩句話，前日君寬赦我，天下都稱君的賢，今天我已無再生之理。但願得君的衣裳一擊，表明我報仇的心，那我死也無恨了。』

趙襄子覺得他真是個義士，就脫下他的外衣，叫人交與豫讓。

豫讓於是左手拔出他藏在腰裏的利劍，右手提起襄子的外衣，猛力的一擊，並且呼天道：『我可算報智伯了！』

豫讓喊聲止時，他就伏劍自殺了。

豫讓死的那天，凡是趙國的志士，沒有不爲他流淚的。

(3) 聶政

聶政是軹縣深井里的人，生平有勇好義，因避仇人隱居在齊國爲屠戶的生活，孝養他的老母。他的姐姐聶榮，也和他一塊兒居住。聶政過隱居的生活，很少交游，只有一位從韓國到齊國來的嚴遂號仲子的特別和他要好，待他很厚。

嚴遂本來是韓王最信任的人，因爲他和韓相俠累不和，兩人相害，嚴遂當着韓君，

面指俠累的過，俠累厲聲責罵嚴遂，嚴遂拔劍追俠累，旁人解救而散。嚴遂恐怕被俠累所害，就逃亡在外，求人刺殺俠累。後來嚴遂到了齊國，聽齊人說聶政的勇敢，因此求交於聶政。

聶政問道：「先生有何事用着我呢？」嚴遂答道：「我納交之日甚淺，事奉很薄，何敢有勞。」

嚴遂自設酒於聶政母前，並具黃金百鎰，親為聶政母奉觴上壽。聶政這時雖然面上和嚴遂應酬，但心裡總莫名其妙，驚怪嚴遂待他何以如此之厚？

聶政固辭謝不受，嚴遂愈執意要進。聶政說道：「我雖家貧母老，客游當狗屠，朝夕養親，還够温飽，義不敢當先生的厚賜。」

嚴遂因避開旁人，秘對聶政說：「我因為避仇人的禍，不能在韓國安居，這幾年來都在各國遊歷，拜訪諸侯，我一到齊國，便聞足下的高義，所以奉上薄金，特為作長老粗食之費，願與足下結交，豈敢以此有所要求？」

聶政答道：「我所以不惜降志辱身，隱居市井，做屠戶的原故。就是因爲奉養老母。而今老母在堂，我何敢以身許人哩！」嚴遂固請聶政把金收下，但聶政終是辭謝，不肯收受。嚴遂不得已，只好恭恭敬敬的完了賓主之禮而去。聶政雖然沒有受嚴遂的金，但對於嚴遂一番愛厚的情義，是十二分感激的。

久之聶政的老母死了，喪葬的事情，一切都辦完了。聶政歎氣道：「唉，我本是一個市井之人，持刀作屠，嚴遂乃是諸侯的卿相，不遠千里，特來和我結交，我待他很薄，無功可稱，他竟以百金爲我老母上壽，我雖然義不收受，但他可算是我的知己了。以他之賢，尙且爲仇怨所感忿，而來親信窮隱的人，聶政受人的知，豈可嘿然罷了嗎？並且前日他有意求我，我只爲老母在堂，而今老母已壽終了，正當爲知己者用。」聶政想到這裏，志氣奮發，就到衛國的濮陽城，去見嚴遂。

聶政見了嚴遂說道：「前日所以不敢以身許先生者，因有母在，今母不幸而死，先生所欲報仇者，我願爲效力。」嚴遂具實說道：「我的仇人，是韓相俠累，他又是韓主

的季父，宗族盛多，護衛的兵士也衆，我使人刺他，終不能成功；今足下見義勇爲，請多帶些車騎勇士，以作羽翼。聶政答道：『韓衛兩國相去不遠，今欲刺殺韓相，韓相又是國君之親，其勢不可以多人，我單獨去就够。因爲同去的人太多，縱然將俠累刺死，這許多人中，難免不有被韓活捉的，那時把秘密洩漏了，先生豈不做韓國的敵人嗎？那先生的危險真不可說了！我一個人去呢，無論成敗，都不至洩露消息，先生就可以萬全。』

駁仲子見他說得有理，就讓聶政獨身仗劍往韓國去了。

聶政到韓，適韓有東孟之會，韓王和韓相皆在，四圍護衛的兵士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如入無人之境。刺殺俠累，並中韓王，左右的兵士見了事變，齊來救護。又被聶政連刺帶砍的結果了幾十個，於是聶政見目的已達，自刺面皮，抉眼屠腸而死。

韓國把刺客的屍首，放在市上，懸賞千金，調查他的來歷。久之，不知是何人。聶政的姐姐聶榮，聽到這個消息，乃悲聲嘆氣說道：『這必是吾弟聶政』立刻往韓市看死

屍，果然。

伏屍哭道：「這死人是我的弟弟，名叫聶政，是軹縣深井里人。」市人都對她說：「這人刺殺吾國相王，正懸賞追尋他的來歷，你怎麼敢來自認他是你的弟弟呢？你不知道這回事麼？」

聶榮答道：「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他的姐姐，名叫聶榮，原先我弟弟因為老母在堂，我沒出嫁，所以在小市上當屠戶。後來嚴遂和俠累結恨，想報此仇，就訪到我弟弟那裏去傾心下交，情義極重。現在我母親已死，我又出嫁，我弟弟於是感知己之恩，特來替嚴遂報仇。又因為我還存在，所以他自殺滅名，免得連累了我，我又怎能忍心怕死，埋沒我弟弟的美名呢？」言畢在他弟弟的屍首旁邊自殺而死。

這椿事傳到晉楚齊衛各國，都說不僅聶政是義士，就是他姐姐也算是烈女啊！

(4) 荆軻樊於期附

荆軻是衛國人，生平喜歡讀書擊劍，遍遊當時各國，訪求知己，後來遊到燕國，結交一位屠狗，和一位善擊筑的，他名叫高漸離。（就是樂器的名子）

他們三人天天燕市上會聚，每會必痛飲，酒酣之後，高漸離擊筑，荆軻唱歌，相與爲樂，樂後或號啕痛哭，旁若無人。

荆軻爲人，沈深好書，所遊各國，賢豪長者皆與他相交。到了燕國，燕國的名士田光，也待他很厚，知他不是常人。後來田光把他介紹與燕太子。

燕太子名丹，曾到秦國爲質，秦王待他不善，他抱怨逃歸，一心要想報復。後來看見秦國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有併吞各國的野心，禍將及於燕國，燕國君臣都時時在恐懼之中。太子丹爲國事憂心，寢食不安。他就問他的先生鞠武：『如何對付秦國？』鞠武畏秦之強，不易對付，答應道：『請緩圖之。』

不久，秦將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國來投太子丹，太子丹留着他。鞠武得信，秘密對太子丹道：『太子不怕惹禍嗎？爲甚麼把樊於期留着得罪虎狼之秦呢？依臣之見，

不如把他送到匈奴地方才可免禍。不然這又是秦國攻伐我國的好藉口了。」太子丹急著說：「樊將軍窮困來歸我，我只有哀憐他的，要我送他到別處去，我決不幹。」鞠武見太子不聽，又歎氣道：「看重一人的私情，不顧國家的大害，豈不是惹禍嗎？我國真危險啊！我也深知太子是憂心國事的人，臣有一計不知太子以為如何？就是西邊約會晉國，南邊連合齊楚兩國，北邊聯合匈奴，要這樣才可以抵禦秦國哩！」

太子丹搖頭道：「先生的計策雖好，費日久遠，恐急不能待，」鞠武答道：「太子既是嫌我的計策太緩，我國有一位名士名叫田光，素以智謀知名，太子何不向他請教，」太子喜道：「就煩先生請田先生來，」鞠武即刻去請田先生。

田光來見太子丹，太子丹跪迎他。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丹恭恭敬敬地站着對

田光道：「現在燕秦二國，不能兩立，願先生留意並請見教。」

田光答道：「臣的年紀已老，氣血衰敗，不能為國家深謀遠慮了，不過臣的朋友，有位名叫荊軻的，他倒可以担得起這個大任。」太子丹急問：「可否請荊軻一見？」

田光連聲承諾，即起身去請荆軻。太子丹送田光到門外，低聲對田光說：『這是國家的大事，請先生嚴守秘密。』

『是的，請放心。』田光回頭對太子微笑的說。

田光見了荆軻，把太子丹的意思，告訴他了，荆軻也願意去見太子。田光既見荆軻願去，想起出門時，太子丹對他說的話，心中很難過。因向荆軻道：『我以爲一個人做事，要不使人家生疑心，才算君子，太子丹囑咐我嚴守這件事情的秘密，這就是太子對我已生疑心了。』田光說到這裏，他已決心自殺，以激動荆軻的志氣；並且要向太子丹表明他自己的本心。所以又繼續着說：『請你馬上到太子那裏去，說我以死表明我的心跡，絕不至走露這種事的消息。』田光說完了這幾句話，就在荆軻之前自盡了。

荆軻去見太子丹，告訴了田光自殺的情節，太子丹當時淚流滿面，嗚咽半天，跪向荆軻說：『我所以要田先生守秘密，是想成大事，我何至於疑他呢？』荆軻坐定，太子命左右退避，便起身向荆軻說道：『田先生薦先生於我，使我得聞教訓，真是天幸了！』

現在秦王，貪得無厭，非把各國的土地，盡歸他所有，各國的君主，都作他臣下他絕不肯干休；而且如今各國的君主，都怕秦王的威勢，莫敢反抗，所以有人獻策要我聯合各國去共同攻秦，我想這是萬難做到的事。我的意思，只願得一個天下的勇士，出使秦國，陽藉進貢之名，陰行刺殺之實，貪得的秦王，必定歡喜來迎，那時勇士一手捉住秦王，一手拔出利劍，逼他返還侵奪各國的土地，他若不允，立刻將他刺死。那時秦王在外的兵將雖多，但是聽到國君既死，內外必生疑亂，趁此機會，再聯合各國，同時出兵去攻秦，秦國必敗。這就是我的心願，敬託先生。」

太子丹說了，兩眼注視着荆軻，表示熱烈的祈求，與希望。荆軻低下頭沉思一會，答道：「這椿事的責任太大，我的才短不敢承認。」太子想道：「莫是我的禮貌不周，他所以推辭嗎？」於是連忙跪下，堅請荆軻答應了他，方才歡喜地起來。

太子丹於是尊荆軻爲上卿，待遇極厚，順荆軻之所欲，早晚太子躬親問安。

如是者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國的國勢，只是往前發展。秦將王翦，破趙國，虜

趙王，乘勝進兵到燕國南境。太子丹萬分焦急，乃向荊軻說：「秦兵就在這幾天渡過我國的易水，先生知道麼？請趕快想法，不然我國就要亡了。」

荊軻急忙答道：「不必太子來說；我早就想去的，不過沒有一件信物，怎好親近秦王的身邊呢？我想樊將軍，秦王懸賞金千斤，邑萬家，正在嚴厲的捉拿他。燕國督亢之地，也是秦王垂涎欲得的，我若是拿着樊將軍的頭，和督亢的地圖，去見秦王，這是頂好的信物。秦王一定見我，那時我就可以報太子的命了。」

太子丹約眉向荊軻道：「樊將軍窮困來歸我，教我怎忍得作出來這件事。他初來的時候，有人就教我把他送到匈奴地方去，我不肯，所以才把他留住。現在却要殺他，這豈是仁人君子做的事嗎？這事我萬萬不能做，請先生再想主意吧！」

荊軻見太子丹一片不忍的心，不好強勉，便託辭告退。荊軻一面走，一面想道：「要太子取樊將軍的頭是做不到的，不如我自己去激樊將軍。」就走向樊於期的住宅來。

他見了樊於期，先用一番話去打動他：「將軍是秦王的大將，屢立戰功，而秦王待

將軍也是極其尊榮的了；不幸將軍犯小過，將軍的父母宗族全遭慘殺，將軍雖然生逃在此，而秦王正懸千金的賞格，四處捉拿將軍，秦王的手段，太殘酷了。」樊於期聽了這話，仰天太息，淚如泉湧，答道：「先生別提這件事，我每一念想到這裏，真是痛不欲生，但是孤掌難鳴，教我如何辦？」

荆軻知道樊於期也是個義俠的人，便進一步緊逼着說：「我有一計，可以報將軍的仇，解燕國的患，將軍以爲如何？」

「請問怎樣做？」樊於期挨近荆軻的身邊急問：

「這樁事，我擔當去做，不過要先借將軍的頭作個信物；秦王見我送上將軍的頭，必定坦然相見，於是我手把利劍，直刺其胸，豈不是將軍的仇得報，燕國的患也除了麼？」將軍願意不？」

樊於期奮然起立，裂破外衣，對荆軻說：「這正是我日夜奮怒不敢忘的心事，今日簡教，豈非天幸。」他立時拔出長劍，決然自殺。太子丹聞信，只有撫屍哀痛一場，然

後割下樊於期的首級，裝入匣內。

信物既得，太子丹以百金購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人用毒藥製過，試人見血即死，交與荆軻，又得一個青年勇士，名叫秦舞陽，陪荆軻去作副使。

荆軻起程赴秦，太子丹和與聞這件事情的人，都穿上白衣冠去送行。大家送到易水河邊，置酒餞別。

在這最後告別的席上，酒行數巡，高漸離起來擊筑，荆軻就唱歌作和，歌聲非常悲壯淒涼，滿座的人都激激落淚。荆軻最末又起立歌道：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滿座的人，都被鼓舞得怒髮衝冠，眼珠欲裂。在這羣情激奮的當兒，荆軻就帶着秦舞陽渡過易水，登車飛馳，不掉頭地向秦國去了。

荆軻到秦，獻樊於期頭和燕督亢地圖。秦王下令收拾咸陽宮，設九賓的大禮，接見燕國的使臣。

荆軻進見秦王的時侯，他自己在前，手捧樊於期的頭匣，秦舞陽在後，捧着督亢的地圖。秦舞陽走到秦王面前，看到殿前的威武，忽然變色，全身戰慄起來。荆軻看舞陽樣子，怕走漏神色，回頭對他一笑。又對秦王說：『蠻夷的人沒見過天子的威嚴，所以戰慄，請大王原諒。』秦王兩眼只望他兩人手上的東西。

秦王對荆軻道：『把地圖呈上。』荆軻就取圖給秦王，秦王展開圖一看，看到最後而匕首出現了，荆軻左手擒住秦王的袖，右手用匕首刺去，可是沒中秦王身上。秦王大驚，扯斷了袖子，逃走。荆軻又從後追來，秦王繞着殿柱子跑，那殿下的羣臣只乾急，不敢來救；因秦國的法令，非有王的命令，不能上殿。這時正忙亂，所以也不記得下命了。荆軻將追上秦王，秦王左右的人急呼：『王速拔背上的劍。』秦王醒悟，拔出了劍，就砍斷了荆軻的左腿。這時荆軻立不起來，就用匕首使勁擲秦王，但又中到柱上火光迸出。秦王又用劍砍荆軻。荆軻這時身受重傷，自知已無成功之望，身靠殿柱一面笑，一面罵道：『我本想活捉你去報太子，所以沒把你刺死。』

這殿下的羣臣，受秦王的命令，上來纔把荆軻殺死。

第九條 信陵君 虞卿

(1) 信陵君 見第三條(3)侯嬴

(2) 虞卿 附平原君

虞卿本貧士，有辯才，他到趙國說孝成王，一見趙王就賜他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三見授以相印，封萬戶侯。

虞卿的朋友魏齊，做魏國的宰相，魏齊的仇人范雎，做秦國的宰相。

當時秦國的兵力，比較各國都強，所以秦范雎向魏國要魏齊的頭，若不給他，他便要兵伐魏國的大梁。

魏齊恐懼，逃往趙國，藏在趙王的兄弟平原君家。秦昭王知道了，因爲范雎必要報仇，就寄書給平原君假意的說道：「寡人慕君的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交，望君辱到敝國，和寡人暢飲十日，」平原君因此入秦見昭王。

昭王和平原君飲了數日，便對平原君說道：「寡人最敬重的范君，有仇人藏在君家，願君使人歸去，取他的頭來，否則寡人不讓君出關歸趙。」平原君答道：「富貴之交，正爲貧賤，魏齊與我爲友，若在我家，義不當出，今又不在我家。」

昭王乃給書與趙王說道：「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急持其頭來，否則我將舉兵伐趙，又不使王之弟出關。」趙王爲免禍起見，派兵圍住平原君家，來捉魏齊。不料魏齊聞到風聲，早乘黑夜逃走，陰見趙相虞卿。

虞卿想道：「趙王畏懼秦國，說之無益，不如願全朋友之道，和魏齊逃走罷了。」虞卿於是解下他的相印，和魏齊從小道逃走，想到別的國家都很遠，而且沒有可依靠的人，乃走大梁，來見信陵君，欲因信陵君以走楚。

信陵君恐受秦國之禍，猶豫不肯見他兩人。並且問「虞卿是何如人？」那時信陵君的上客侯嬴在旁答道：「人頗不容易知，知人也很容易，虞卿以一介貧士，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即授相印，封萬戶侯，天下的人，誰不願

和他要好。魏齊窮困去見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棄萬戶侯，急朋友之難，逃歸公子，公子乃說何如人，人頗不容易知，知人也很不容易。」

信陵君聽了這番話很慚愧，於是親自出來接虞卿和魏齊。

魏齊聞信陵君先不願接見他，就憤而自殺。

虞卿後來著書以終老。

第十條 墨子 魯仲連

(1) 墨子

古來有個主張兼愛，而且實行救亂息爭的人，就是墨子，也可以說苦心行救世的教主。他有弟子好幾百人，都是視死如歸的勇士。墨子生平救亂的事，很多，現在單說他救宋國一椿。

公輸班，替楚王造成雲梯的軍械，將以攻宋國。

宋國正當危急，墨子決意救宋，他從齊國起程，步行入楚，行到中途，脚皮走破了，他把身上穿的衣裳，裂成條布，把脚裹上，仍是往前奔走，十夜十日，赶到楚國的都城，先見公輸般。

公輸般見了墨子，很驚訝的問道：『先生到此，有何見教？』墨子却不直說，先從別事說起：『北方有個不講道理的人，請你殺了他。』公輸般心裏不悅，默默不答。墨

子接着又說：「我願獻上十金。」

「我並不是要你送錢，因為我義不殺人。」公輸般很自負的說。墨子想：「既不愛殺人，爲甚麼要造雲梯呢？」

墨子於是很恭敬的起立對公輸般道：「請聽我說，你既不愛殺人，但我在齊國，聽見你爲楚王造成雲梯，將以攻宋國，試問宋有何罪？而且楚國有的是土地，而少的只是人民，今反要殺其所少的人，而爭所多的土地，這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這不可謂仁，你知道而不諫，不可謂忠，諫而不從，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

公輸般無言可說，墨子料他已窮於辯論，追問他：「說對嗎？何不就停止你的攻宋的計劃呢？」

「停止是不行的，因為我已對楚王說了。」公輸般答。

墨子急問：「那末，你可否引我去見楚王。」

『可以。』公輸般很樂意的答應。

墨子見楚王說道：『假設現在有個人，他捨棄自己華美的車子，去偷他隣居的破車；拋去自己錦繡的衣裳，去偷他隣居粗布的短衣，大王以爲這是個甚麼人呢？』

『我想這人生來有好偷的天性。』楚王毫不疑惑的答。

墨子見王依理答他：就落到攻宋的本題上，對王道：『現在楚國有五千里的土地，比起小小的宋國，那宋國不過是破車，楚國正是華美的車子。楚國有雲夢產各種奇獸，江漢地方，出各種珍魚，富於天下，宋國連雉兔狐狸等且沒有，這正是喫肉，與糟糠之比，而且楚又出產各種有用的大木，宋國也沒有，這正是錦繡和布衣之比，以此而論，大王真沒有攻宋的必要。』

楚王說：『先生的話倒很對，不過公輸般已經替我造成雲梯，我非攻宋不可。』

墨子又往見公輸般，解下帶子圍着一個假城，又拿木片作守城的軍器，對公輸般說：『你來攻我的城看看。』

公輸般於是九設攻城的機械，變化雖然很巧，都被墨子破了。最後公輸般攻城的機械已用完，而墨子守城的方法還有餘，公輸般對墨子道：『我知所以對付你的方法了，我不說。』

墨子接着也說：『我也知道你所以對付我的方法了，我不說。』

楚王聽了，不明白他兩人說話的意思，問道：『爲什麼都知道又不說呢。』

墨子就答道：『我想公輸先生的意思不過要殺我，殺了我宋國就沒人守城，他可以大膽攻宋了；然而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拿着守城的機械，在宋國城上，等楚國來攻了。就是殺了我，還是不能攻宋。』

楚王聽了，很爲驚訝，說道：『好吧，我們不攻宋了。』

(2) 魯仲連

魯仲連是齊國人，胸中頗有偉大奇特的策略，然而他鄙視做官，好持高節，遊歷各

國至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趙國的邯鄲城，趙王大恐。魏安釐王雖然命晉鄙將軍來救，但因畏秦國的聲勢，停軍中途，不敢和秦軍對敵。

邯鄲正在危急的時候，梁國有個將軍名叫新垣衍的，他主張各國聯合尊秦王做皇帝，他先說魏王，魏王以他的話爲然，並且使他秘密跑到邯鄲，請趙國的公子平原君，介紹他去見趙王。新垣衍對平原君說：『公子知道秦王爲甚麼急圍邯鄲的原因麼？從前秦齊兩國爭強爲帝，秦國爭而未成，現在齊國弱了，天下的強國只有秦國，如果趙王派使臣尊秦王爲帝，秦王必定歡喜，立刻解除邯鄲之圍，秦王並不是貪邯鄲的地方，實在是要挾趙王尊他爲帝，我已經對魏王說好了，公子覺得怎樣？』

平原君心中猶疑不定，適魯仲連游趙聞知此事，匆匆去見平原君問道：『現在國事如何。』平原君歎氣道：『唉我怎麼敢談國事呢！前次我國喪了四十萬人於外，現在邯鄲又被圍，魏王使新垣衍要我國尊秦爲帝，現今新垣衍猶在我家，我怎麼敢談國事』

呢。」

魯仲連正色道：「我當初以君爲天下的賢公子，而今我才知道，君徒有虛名啊！梁客新垣衍何在？讓我教訓他一番，使他趕快歸去。」

平原君說道：「願介紹新垣衍來見先生。」平原君見新垣衍，說道：「齊國有一位魯仲連先生，現在我家，我請介紹將軍一談。」新垣衍推辭道：「我聽見魯先生，是齊國的高士，我身負重要職務，特來作使臣，不願此時見他。」平原君又道：「我已經把將軍對我說的話全告訴他了。」新垣衍見機密已洩，只得許可見魯仲連。

魯仲連見新垣衍。不發一言。新垣衍問魯仲連道：「我看在這圍城裡的人，都是有求於平原君的，我看先生的丰采，決不是有求於平原君的，但爲甚麼久住這圍城裏而不去呢。」

魯仲連答道：「古有君子名鮑焦者，耻居濁世而死，衆人不知，以爲他只爲一身打算，那就錯了。將軍知道，秦國是專講武力，不講道德的國家。以權詐用士，以奴隸使

民。如果他得爲帝行政教於天下，那我只有投東海而死，不忍做他的百姓，我所以要見將軍的意思，就是求將軍幫助趙國，打退秦軍。」

新垣衍便反問道：「請問先生怎樣助趙呢？」

魯仲連答道：「現在齊楚兩國，已表示救趙，我將請燕國和梁國也來救趙。」

新垣衍接着說道：「燕國幫助不幫助我不知道，至於梁國！那我是梁國人，我就反對。先生怎能使梁國來幫助呢？」

魯仲連說：「梁國不知秦王爲帝的害處啊！如知秦王爲帝於梁國不利，那就沒有不肯助趙之理。」

新垣衍問：「秦王爲帝的害處怎樣？」

魯仲連說：「從前齊威王，不是用仁義兩字，號召天下嗎？他率領天下諸侯去朝又窮又弱的周天子。事隔一年，周烈王死，齊威王來弔，晚了，周烈王的后怒送訃聞到齊，加以申斥。齊威王大怒，便罵周烈王后做了頭。惹得天下人都笑威王。臣子失禮，

天子當然要責備他。天子在時就拜天子，死後就辱罵他，真是有始無終。」

新垣衍覺得這段周天子對齊威王的故事，和尊秦王做皇帝無關，也沒有害處。說道：「魯先生看過僕人服從主人的情狀嗎？常見十個僕人，服從一個主人，豈是十個僕人的力量和聰明，都不及主人麼？不過畏懼主人罷了。」

「唉梁國比起秦國，梁國只算僕人麼？」魯仲連道：「是的。」新垣衍自知失言，却不好不承認。

那末我將使秦王烹梁王，把梁王碾成肉醬。」魯仲連變色的說。

新垣衍很不快的對魯仲連道：「唉呀先生的話未免太過火，先生又怎能使秦王烹殺梁王呢？」

魯仲連又說道：「是的，固然，我將詳細道來。」從前有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紂王的三公。九侯有子很好，獻給紂王，紂王以爲惡，因把九侯殺了，鄂侯爭諫，又烹鄂侯，文王傷嘆，又把文王囚在羑里，將軍想想，若以殘忍的秦王做了皇帝，難保不像紂

王烹殺他的公侯呢？還有齊潛王到魯國去的故事，將軍不知麼？齊王將到魯國，他的臣子夷維子跟隨他去，告訴魯國的人說：『齊王到魯國來，你們預備怎樣招待呢？』魯國人就說：『我們將以十個太牢接待齊王。』夷維子說道：『我君是堂堂天子，你們應用接天子的禮才對。』魯人不平，就把國門關鎖，拒絕齊王，齊王終沒進到魯國。

齊王既不能進魯國的城，就轉身打算到很小的薛國去，要經過鄒國，這時正逢鄒君死了，齊王就想藉弔喪的名，擺一擺他做皇帝的架子。夷維子對鄒國新君說：『齊王是天子，你們應當把鄒君的棺放在北面，然後天子在南面來弔。』鄒國的羣臣部憤慨的答道：『真要以天子的資格來弔，我們寧願自殺，不忍受辱。』於是齊王退回，不敢弔鄒君的喪，也沒到薛國去。

鄒魯都是小國，而且君臣之間，並不見嚴守君臣之禮，然而齊王要鄒魯以天子之禮待他，鄒魯之臣都激於大義，毅然拒絕齊國。何況秦梁二國，均爲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地位本來平等；現在見了秦國戰勝趙國，圍困邯鄲，就來尊他做皇帝，甘居人下

，豈不是梁魏各國的大臣，反不如魯鄒的僕妾麼？而且秦王稱帝之後，他一國大權獨掌，各國的君臣都要聽他的號令，各國大臣的位置，也都要隨他的喜怒變更。如此，將軍雖然是梁王親信的大臣，也不見得常保持尊榮的地位，因為根本上梁王的位置就靠不住了。

新垣衍聽到這裏，發現切身的利害，好似從睡夢中猛然驚覺，站了起來對魯仲連長揖，謝道：「我初見先生以爲是庸人，未免存心輕視；而今我才知道先生真是天下之士啊！我願回梁國不敢再說帝秦之事了。」

這椿事傳到秦軍主帥的耳裡，軍中的銳氣都因此減退，只好退却五十里。

這時可巧魏國的公子無忌，奪晉鄙軍救趙，擊秦軍，秦軍見勢不佳，就退走了。

邯鄲城解圍之後，平原君感謝魯仲連的高義，欲封魯仲連，但是魯仲連辭讓再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特別置酒，大宴魯仲連。酒酣，平原君起立，奉千金爲魯仲連上壽，魯仲

連笑道：『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正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如有所取，這是商賈之事。我雖不才，可不忍爲。』遂辭平原君去了，終身不復見。

第十一條

田光見第八條荆軻江上漁夫

漂陽女子

(1) 江上漁父 (2) 漂陽女子

楚平王無道，他的臣子伍奢，因忠諫得罪了平王，苦諫平王不聽，將殺伍奢，伍奢的兩個兒子逃走，伍子尚走吳，伍子胥走鄭，平王欲把二子一齊殺死，以絕後患。先命使者到吳召子尚，說道：『子父有罪，子入則免死，不入則殺之。』子胥聽到，料到子尚回國，不但不能救父親的命，而且連子尚自己也活不了。就趕緊差人密告子尚說道：『平王召子，子不可入，入者必死，是謂不智，死而不報父仇，是謂不勇。』子尚不聽，答道：『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己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於是獨身回楚。平王又派使者到鄭召子胥說道：『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武裝持械出見使者，答道：『王若以奢爲無罪當赦而養之，其子又何至逃走，今者我只知武備，不受王命。』使者還報平王知子胥不能回，遂殺伍奢並殺子尚。

平王殺了伍奢和子尚，意還不足，因知子胥英勇非凡，放走了他，等於放虎歸山，是將來的大害。於是繪成子胥的圖形，張貼各處險要關口，懸賞千金，捉拿子胥。

子胥聽到變換裝束，從鄭國逃向吳國，路上經過許多險關，後面有人追趕，來到一個大江邊。

子胥臨着一片白茫茫的江面，正在焦急沒有渡船，忽見江邊的蘆葦塘中，慢慢的搖出一隻魚船，子胥就用手招那漁父近來，要求說道：『快來渡我。』

那漁父心裡知他就是伍子胥，不是常人。打算渡他。恐被人知道，故意唱歌而過。

歌曰：『日照昭，有人知，與子約到蘆之碕。』子胥即隨漁父的歌，走入蘆葦之中。直到日落後，伍子胥正等着急，忽聞那漁父又唱歌而來，歌曰：『日已落，可渡河，子不出，欲爲何？』子胥出時，船已靠近，他就一躍上船，伏在船底。

船到半江之中，伍子胥方才仰面向漁父說：『你老貴姓，請告訴我；我回來的時候好重重的報恩。』

漁父笑說道：『放楚國之賊的是我，報楚國之仇的是你，我兩人心知，何必相問姓名。』

伍子胥知道漁父不是常人，便不再往下問。就解下身旁的一把寶劍贈與漁父說：『這是我先人的劍，價值百金，請以奉贈。』漁父道：『我聽說楚平王有令，捉得伍子胥者賞千金，我今不欲得平王的千金，要你這百金的寶劍幹甚麼。』船渡到江岸，漁父以簞飯壺漿待子胥，催他急食而去毋使追者趕上。子胥恐怕漁父走露消息，臨行回顧漁父說道：『掩蓋壺漿，別露消息。』漁父答「諾」。伍子胥才放心走了。那漁父把船覆了，挾匕首自刎，死於江水之中，表明絕不洩露。

伍子胥後來又到了漂陽地方，肚子飢餓不能忍，見着瀨水邊，有個女子在浣紗，他就走去向她求飲食，那女子也盡出簞飯壺漿以供他一飽。

伍子胥吃完，拜謝而去，對女子說道：『掩蓋壺漿別露消息。』女子答「諾」。子胥走不過五步，回頭一看，那浣紗女子已自投瀨水而死，表明不洩露他的秘密。

從此伍子胥才跑到吳國，後來借得吳兵，打破了楚國。那時楚平王已死，乃掘平王的屍首，鞭了三百，報他父兄的仇。

第十二條

聶政 見第八條 貫高

貫高

漢高祖五年的時候，趙王張耳死了，他的兒子張敖繼承王位，趙王敖娶的是高祖的長女魯元公主。

高祖七年的時候，出巡到了趙國，趙王對於漢高祖禮貌，特別恭敬，一點也不敢怠慢。漢高祖每次吃飯都是趙王自己上菜，不用別人伺候，真是個女婿的樣子。在趙王以爲這樣總算盡禮了；但漢高祖看着却滿不在意，有時還對趙王加以種種無禮的舉動，隨便亂罵。趙王自己百端容忍，不改常態。然而趙王的羣臣，却因此大爲不平。

趙王的羣臣中，最抱不平的，要算趙相貫高，趙午等人。貫高是張耳的朋友，此時已有六十多歲了。生平最講義氣，看見漢高祖這種傲慢無禮的舉動，怎能忍受，他常常和他的朋友說到漢高祖的事，總禁不住很憤怒的說道：『我們的君王，真是太懦弱了。』

有一次貫高實在氣不過，就悄悄和趙王商量說：『天下豪傑并起，能者先立。君王待今上這樣恭敬，而今上待君王如此無禮，真是欺人太甚，讓我去刺殺了他吧。』

趙王聽了他的話，驚慌變色，把自己的手指都咬出了血來，對貫高說道：『你的話太不對了。你忘記了麼，先人亡國，全仗今上的力量才得恢復，我今朝還能做趙王，都是今上之力，請你以後再別說這種話了吧。』

貫高自知失言。回來和趙午等十餘人談到去見趙王的情形，便向大家說道：『這是我們的不對，我們君王是個忠厚的人，當然不忍背叛高祖以前的恩德；但是我們義不受辱，因為高祖侮辱我們君王，所以想刺殺他，但是因此使王為難反而不好。我們應當抱定主張；努力作去，事成歸王，萬一事情不成，一切都由我們自己承當，不要使我們的君王受牽累。』他的朋友多半贊成他的主張。

漢高祖在趙王那裏沒有住好久，又往別處去了。所以貫高等為王雪恥的計畫，也因為時間短促，沒有實現，等到第二年，貫高打聽到漢高祖有從趙國路過的消息，便想藉

這個機會刺殺高祖。

貫高想漢高祖侍從的兵衛，一定很多，要是公然刺他，是辦不到的。他又想趙國柏人地方，是高祖必經之道，而且高祖從遠道來，必定在此安歇。最好在這裡下手。貫高的密計，就這樣定了，只等着高祖來到，就好下手。

不久漢高祖果然到了柏人，那時候天色已晚，本想安歇一宵，明朝再行。因為他一到這裏，聽到柏人兩字的聲音不好，說柏人是被人逼迫的意思，心裡很厭惡，便連夜走了，所以貫高的計畫落了一個空。

貫高這次失敗，心裡很懊喪，因為他是個氣盛的人，不知不覺流露於言語之間，那知道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不料被他的仇人聽見，認為是報仇的好機會，便把貫高的陰謀密奏漢高祖了。

漢高祖得到這種報告，自喜那天沒有在柏人住下，他想貫高是趙國的宰相，趙王必定和他們是同謀。於是急忙下令逮捕趙王和貫高等十餘人。這些被逮捕的人，在被捕的

時候，都爭先恐後的要自殺；惟獨貫高不然，很生氣的罵他們道：『誰教你們做的呢？你們實在太沒有計謀了，所以現在連累到君王的身上，你們都搶着先死，誰來替王洗清冤枉呢？』

漢高祖的命令很急，於是趙王與貫高，即日動身，到都城長安去了。

趙王等到了長安，高祖判定趙王陰謀反叛的罪名，監禁起來，並且下令道：『趙王的臣子，有還敢跟從趙王的，殺他的三族。』那時隨從趙王到長安的有貫高，孟舒等十餘人，都自己削去頭髮，做趙王的家奴，於是審案的法官，便把貫高他們傳去問罪。

貫高對那法官供認說謀反的事，只是我們做的，與趙王絲毫無干。那法官以為他是趙王的死黨，特來辯護，便用毒刑拷打，打得貫高體無完膚教他招認。但是貫高還是不改他的口供。法官無法，只得將案情據實報告漢高祖。

漢高祖一見，雖然不很相信，却也讚美貫高的義氣，稱他為壯士。問羣臣中有誰知道貫高的，頂好用私交去問他，或者他肯說出真話。可巧高祖有位臣子名叫泄公，對高

祖說道：『貫高是我的同鄉，所以我很知道，他平素是很講氣節名義，不輕易然諾的人。如果趙王有反叛情形，不難從他的口中探出。』於是高祖就命泄公到貫高的刑車前去探問。泄公去見貫高，貫高說：『這不是泄公麼？』泄公和貫高同鄉久別，歡歡喜喜的談天。泄公得便問貫高說：『趙王真有造反的計謀麼？』貫高對泄公說道：『人沒有不愛他的父母妻子的，這是人情。現在我的三族都已判決死罪，難道肯以趙王的一身換我的父母嗎；謀反的事，實在是我們作的，趙王真不知道。』貫高又繼續說：他們所以立意要刺殺高祖的原因，又說在柏人地方想謀刺高祖的辦法，和失敗的經過情形。泄公走後就依據實情，奏報高祖。

漢高祖聽了泄公的奏報，就釋放了監囚中的趙王，覺得貫高這個人雖然反抗他，然而對於趙王始終如一，百折不屈，真是一個能守然諾的人。便命泄公到貫高刑車前，告訴他趙王已無罪釋放，同時並赦了他的罪。

貫高聽了，很是歡喜，問泄公道：『我的君王，真已經出獄了嗎！』泄公回答道：

『是的。』並且說皇帝很佩服他的爲人，所以連他也赦免了。

貫高聽說把他自己的罪也赦了的話，很覺得不安，對泄公說道：『我所以甘心受刑而不死的原因，爲的是要替趙王洗清冤枉，使大家知道趙王無罪。現在趙王既已出獄，我的責任也完了。目的已達，責任已盡，就是死了亦無憾；何況我對於皇帝，有篡殺之罪，還有什麼臉面再做他臣子，即使高祖不殺我，難道我不自愧麼！』貫高說完這番話，就仰着頭，用伸長的頸在刑車的橫檻上猛方一磨，頸裂氣絕而死。

泄公救之不及，回報高祖。當時天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貫高，敬佩他的忠義的。

第十三條

聶榮

見第八條聶政

第十四條

項羽

田橫

(1) 項羽

無論誰都知道楚霸王項羽，是一位百戰百勝的英雄，當初他和漢高祖劉邦，爭天下的時候，漢高祖被他打敗了，何止幾十次；然而最後却被高祖圍困在垓下，因為糧食不足，兵士又少，被劉邦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性命不保，劉邦才統一了中國。可是戰敗後的項羽，還是倔強不羣，情願自殺，不失他的英雄本色，如今且說他在垓下戰敗後的故事，是怎樣的激昂慷慨，淋漓動人！

項羽在垓下的時候，被漢兵圍得鐵桶似的。一天夜裡，項羽正在營中籌畫軍事，忽然聽見一陣十分淒涼的歌聲，仔細一聽，全是楚歌。原來項羽和他的兵士都是楚人，所

以漢兵故意在四面唱起楚歌來，搖動他的軍心，項羽聽了大驚道：「漢兵已經佔領了楚國嗎？何以楚人這樣多呢！」

這時候營外的楚歌聲，仍然時斷時續，悲悲切切，一陣一陣的傳入項羽的耳裏，他覺得心裡十分難受。便叫人取了大缸的酒來，想借酒澆愁，飲到半醉的時候，看着他心愛的美人虞姬，和帳外常騎的一匹千里馬名叫烏騅的，越發慷慨激昂，情不自禁，舉起酒杯，很悲壯的唱道：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把他自己作的這首歌，反覆的唱了幾遍，虞姬又起來和著唱了一首歌，聲調十分淒婉。項羽心裡悲壯極了，不覺流下了幾行熱淚，左右的人看見主帥這樣傷感，也都在那裏飲泣，拉不起頭來。

項羽一見士卒這樣的感動，反激動了他平生豪壯激烈的性情，站起來取了平日所用的軍器，飛身跨上了騅馬，便和虞姬告別。這時候營中勇士，受了他的感動，騎馬追從

他去的，有八百餘人，趁着晚上直透重圍，殺開一條血路，往南去了。

到天明的時候，漢兵才曉得項羽逃走了！於是急派騎兵大將灌嬰帶了五千騎兵，去追趕項羽。

當時項羽直往南衝，到了要渡淮河的時候，點他的兵數，只有一百餘人了；但是項羽仍然奮勇渡過淮河，一點也不恐懼，還是向前走去。走到陰陵的地方，在昏暗中，迷失了道路，不知道應當向那一方走。

項羽在馬上，忽見前面有一個農夫，便過去向他問路。那農夫見了項羽，狼狽的形狀，衣服鞍馬，都破壞不堪，以為是一夥戰敗的逃兵，可以欺負，便存心騙他道：『往左邊走吧。』

項羽得了農夫的指示，十分歡喜，便招呼他的隨從，往左邊走去。不料左邊却是一個大湖，走不過去，因此就被漢兵追上了。項羽看見後面喊聲大起，火光燭天，知道漢兵追到，只得折往東走。

項羽往東走了不久，到了東城，這時候隨從他的人馬，只有二十八騎了！外面追來的漢兵，却有四五百人，他想這回萬無逃脫之理了，便把他的騎兵，招集攏來說道：

『自從我起兵到現在，已經八年了。我曾經打過七十多次仗，沒有敗過一次，所以才能够做天下的霸王。如今我被困在此，外援斷絕，這是我天命該絕，並不是戰爭之過。今天我決心一死，但願爲諸位與漢兵決一死戰，必定要贏他，三次透出重圍，斬他的將，砍他的旗，顯一顯我的好身手。』

於是項羽將二十八騎，分成四隊，列成四方的陣形。這時候漢兵更加逼近，圍了好幾重，項羽對他的兵士們說：『我爲你們殺他一將。』說了便拍馬馳入漢軍，叫四面的騎兵也跟着馳去，項羽抖擻精神，大喝一聲，果然斬了一員漢將。這時候，又有一員漢將看見項羽斬將破圍，便帶兵追去，項羽等他將要走近，回頭瞋目怒叱一聲，那漢將嚇得人馬俱驚，退回去了好幾里不敢再追了。

於是項羽從容把他的騎兵收集起來，又分成三隊，獨立在三處，漢兵一時慌亂，不

知道項羽在那一隊裏，便也分作三隊，都把他們圍住。項羽等他們圍定之後，突然馳出，又殺了一員漢將，左衝右突，殺了數十百人，衝破漢兵堅固的圍陣，收攏他所有的三隊騎兵，項羽一數，只差兩騎。於是他傲然的對他的騎兵說道：『我的話怎樣？』他的騎兵都同聲讚美道：『不錯，不錯，真不減大王當年百戰百勝的威風。』

這時候漢兵還沒有集合起來，項羽便想從烏江渡江，於是馳馬向烏江走去。

項羽到了江邊，烏江的亭長連忙招呼他道：『請大王快渡河吧！現在這裡祇是我有一隻船，漢兵來到，無船不能渡江。江東雖小，還有幾千里的地方，幾十萬的人民，可以有爲，請快點渡河吧；不然漢兵就要追來了！』

項羽笑道：天命我亡，我又何必渡江呢？從前我帶了八千江東的子弟，渡江西去，現在沒有一個人生還，縱然江東父老憐惜我，尊我爲王；我那裏還有顏面去見他們呢！即使他們口裡不說，難道我心裡不慚愧麼！

項羽說道這裏，忽聽金鼓大振，知道漢兵追到。便下馬向烏江亭長說：『我騎此馬

五年，日行千里，不忍殺他，就送給你吧。」

這時候漢兵已經逼近了，把他四面包圍着，於是他奮勇挺劍，步行衝入漢軍中，又殺死了幾百漢兵。大聲說道：「你們願意得賞的，都來搶我的屍首罷！」他便自刎死了。

(2) 田橫

漢高祖平定了叛亂，四海清平，立爲皇帝。聽說齊王田橫，兵敗之後，帶着五百多人入海，住在一個海島上。高祖以爲田橫兄弟，安定齊國，齊國的人心都歸附他，如不及早收復，將來難免不是國家的後患。就派人到田橫所住的海島上去，赦免他的名，罪召他進京。

那使臣到了田橫所住的海島上，對田橫說明高祖的旨意，田橫當時不願進京，對使臣說他從前曾經烹過高祖。使臣鄒生的現在聽說鄒生的兄弟鄒商正在做漢朝的大將，鄒

商爲人又很好。因此不敢奉詔進京，請高祖允許他爲庶人，住在這個海島上。使臣無法，只得獨自回去向高祖復命。

使臣回到漢朝，便向高祖說道：『田橫很感激漢朝待他寬大的恩德，不過因爲鄒商的關係，不能進京罷了。』高祖聽了，心想只要他能來，一切都好辦。

於是漢高祖就傳詔鄒商說道：『齊王田橫就要來了，有誰敢侵犯他的，就有滅族之罪。』一面又派使臣持節去宣召田橫，並且告訴他對鄒商所說的話。並且向他說道：『只要田橫能來，大則封王，小則封侯；若是抗命不來，漢朝就要出兵討伐了。』

田橫接到了高祖這次的詔書，只得坦然的帶着他的兩個客，同着漢朝的使臣，一塊兒起程到洛陽去。走到離京城只有三十里的地方，他便對使者說道：『人臣拜見天子，必須沐浴以表誠敬。』

於是他們便暫時留在郊外，田橫又對他的兩個客說道：『從前我同現在的天子漢王是立在同等的地位的，現在漢王已做了天子，我却做了他的亡虜，我既不能和他爭霸天下

，反來做他的臣子，實在是大可恥了；並且從前曾經烹了鄼商之兄，現在又和鄼商并肩事漢，縱然他因為高祖的詔令不敢害我，我心裡能不慚愧嗎？我想高祖要見我的意思，不過要見我的面貌，這裡離洛陽並不遠現在把我的頭割下來，馳三十里去獻與高祖，形容一定不至於改變，還可以看得見我的。」田橫說完，就自殺了。他的兩個客依了他的話，就捧着田橫的頭跟着使者去見高祖。

漢高祖一見田橫的頭，顏色和生時一樣，很受感動，一面流着淚，一面歎道：「唉！田橫三兄弟，都是出身平民，都做過齊王，不是有才能道德的人，能够如此嗎？」高祖心想田橫既有這樣的賢德，他的客一定也是很好的，於是便封那兩個客做都尉，另外又派兵兩千，保護田橫的靈柩，用王禮安葬了田橫。

葬事完了之後，田橫同來的二個客，覺得他們義不能獨生，就在田橫的墓旁，自刎死了。

漢高祖聽說他們兩人也自殺了，十分驚歎，以為不僅田橫自己有賢德，他的客也都

如此的講道義，他想那島上的五百人，一定也是不錯的，便又派使臣到田橫住的島上，招安他們。那知道那島上的五百人，聽說田橫已死，也全都自殺了。

第十五條

孟勝之門人

見第十條墨子

田橫之客

見第十四條田橫

第十六條

鉏麇

奮揚

見第六條

子蘭子

(1) 鉏麇

晉國有個無道之君，名叫靈公，真是無惡不作；全國的人民沒有不痛恨他的。他建築華麗的宮殿，和高大的樓臺，全不顧惜人民的金錢和勞力，這還不算；他又時常叫他左右的侍衛，挾着弓彈，彈擊臺下來來往往的民衆。一般人民看見彈子打來，大家東奔西逃的躲避，於是臺下許多民衆，立時現出混亂的狀態；大家拚命的擠做一團。靈公却在臺上看着取樂。

靈公每天吃的飲食，自然是揀取最貴重的東西，甚麼山珍，海味，熊掌，燒烤，都是他每天要用的，而且少不如意；他還要大發脾氣，輕則拷打，重則殺人。有一天靈公的廚子，因為沒有把熊掌烹調好，不合他的口味，靈公大怒，就把廚子推出去殺了，並

且把那廚子的屍首，草草的裝入舂簋似的車子裏，推出宮外。

不料却被晉國的忠臣趙宣子、士季看見。因為靈公的劣政，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了，人民已是厭惡得很。今天看見這樣無辜殺人的情形，更覺得不對，所以趙宣子就要入朝去諫他。士季對趙宣子說道：『我們已經諫過多次，他都不聽，這回去諫，非得使君王聽從不可，不然國家就沒有辦法了。我想等我先去，君王不聽的時候，你再去不遲。因為你的精神比我剛強些，而且感情也比較親密，如果你都諫不聽，那就無可爲繼了。』於是宣子就讓士季先去諫靈公。

靈公坐在殿上，遠遠看見士季衣冠齊整，正顏厲色的走上殿來，就知道他是來進諫的，但是他却裝着沒有看見似的，只管和左右閑談。不料士季揣透靈公的心眼兒，一直走近靈公的殿上，靈公無法，當時心生一計，不等士季開口，便對他說道：『我已經明自我的過錯了，下次我一定會改的。』

士季一見靈公居然自己肯認錯，十分高興，便很恭敬的對靈公說了許多改過的好處

，並且說君王能够改過，國家一定富強。靈公當面也同士季敷衍了一陣，等士季一走，他依然倒行逆施，一點也不改。於是趙宣子依了從前和士季約好的話，豫備再去諫靈公。不料他們的消息不密，趙宣子還沒有去諫，早有人報告給靈公了。

靈公知道趙宣子的爲人，氣概比士季更爲猛厲，他來進諫，自己一定沒有法子應付。所以他便想趁趙宣子沒有來的時候，想一個法子止住他。於是他就派了一個勇士，名叫鉏麇的，連夜潛入趙宣子的家中，去暗殺宣子。當時鉏麇受了國君的命令，就匆匆的到趙宣子的家裡去了。

却說鉏麇這個人，不僅是個勇士，平常也是很重義節的人。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細想趙宣子的爲人，向來是深明大義，非常忠心的，君王爲什麼要殺他呢？正這樣想着已經到了趙宣子的門口，他便偷偷的躡身進去。這時候正是五更過後，院內的人都在酣甜的夢中。

鉏麇往前面走了一陣，看見上房的正門已經打開，有燈光從裏面透出，他便走近前

去，偷偷向裏面一看。啊，原來趙宣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正廳上，衣冠齊整，一看就知道是豫備早朝的樣子。原來宣子早晨起來，預備上朝去進諫，因為時候太早，所以穿好衣服端坐在那裏休息一下。鉏麇看見他那種端正嚴肅的氣象，心裏十分佩服，自己嘆道：

『凡人總要以恭敬為主，像趙宣子這樣的對待君王，可算是恭敬了。如果我殘害這種恭敬君王的大臣，還算得忠嗎？不過我是奉了君命到這兒來的，若是不依照君命去做，豈不是失信於君了嗎？唉！不忠不信，還算是人嗎，現在我無論朝那一頭走都不對，倒不如一死，也可以做一個全人。』

鉏麇想到這裏，覺得自己除死之外，沒有別的法子，而且死了是很合於忠義的。所以勇氣奮發的走到院子裏的古槐旁邊，又看見那樹子一股莊嚴之氣，也好像在那裏引誘他一樣，便用頭撞槐樹而死。

(2) 子蘭子

子蘭子，是齊國的人，在楚國白公勝那裏做官。

白公勝本名叫做勝，是太子建的兒子，因為楚國有亂，就逃往外國，後來楚國的亂事平定了，一般大臣如子西，子期等，合議把他迎接回國，並且封他做白公，所以叫做白公勝。白公勝得據高位，有了權勢，便野心勃勃的圖謀篡奪王位，後來畢竟兵敗了。

子蘭子是白公勝門下很重要的一个屬員，白公勝無論有甚麼機密大事，都要和他商量。白公勝蓄亂已久，當他案作亂的時候，特別把子蘭子請入內室，說出起兵作亂的陰謀，而且請他計畫一切。子蘭子聽了非常驚訝，以為這種事是決不能做的，所以他便正顏厲色對白公勝說道：『我是公的屬員，不能以正道輔佐公，反和公共同作亂，爭奪王位，豈不是幫助公做不義的事嗎？我既知道這事，不能勸阻，而脫身遠走，似乎也不合理；但是比較起來，幫公奪取王位，為惡更甚，所以我必須保全我自己的正義，絕不能够相從。』

子蘭子說完了這一番話，站起身來，脫去他的衣冠，解掉他的印綬，放在院子裏，

表示他不做白勝屬員的意思，自己飄然走出去了。

後來白勝終不醒悟，直到兵敗身亡爲止。

第十七條

程嬰

成公趙

(1)程嬰

趙朔是晉國二位有名的宰相，他家裏有兩個賓客，一個叫程嬰，一個叫公孫杵臼。公孫杵臼的年紀比較大，他在趙朔的父親趙盾做官的時候，已經到趙家了。趙朔和他們兩個人的情感都很好。

趙朔的為人很正直，他的妻子又是晉成公的姐姐，所以他在朝裡很有勢力，因此不免引起許多大臣的嫉妬，其中嫉妬他最深的要算是宰相屠岸賈了。

屠岸賈既然嫉妬趙朔，總覺得趙朔在朝一天，對於他總是不利的，所以就想要把他全家都害死了。當屠岸賈還沒有下手的時候，朝裏有一位和趙朔相好的武將韓厥，聽見這個秘密的消息，就跑去告訴趙朔，叫他早些逃跑，但是趙朔自己却不願意走，僅僅託付韓厥說道：『如果你能够使趙家不要斷了祭祀，我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韓厥見

他意思堅決，只得滿口承認，爲趙朔立後，一面慘然的和他告別了。

到了第二天，屠岸賈果然帶領一羣如狼似虎的兵士，把趙朔一家圍住，在下宮地方，把趙氏一家都殺了。這時候趙朔的妻子，已有了身孕，幸而早就躲到宮裏去了，所以沒有被難。

趙氏過難之後，程嬰見了公孫杵臼，公孫杵臼責備他道：『你親眼看見趙氏被難，怎麼不和他們同死，以報主人的恩呢？』

『主人的妻子，身懷有孕，現在藏在宮中，將來如果生了兒子，我們應當把他撫養成人，做趙氏的後嗣。要是女孩，我們那時候再死也不遲。』程嬰聽了公孫杵臼的話，連忙在公孫杵臼的耳邊，這樣低聲的說。公孫杵臼聽了，也就不再責備程嬰了。

不久趙朔的妻子果然在宮中生了一個男孩子，公孫杵臼和程嬰聽了大喜，就想等幾天把小孩子接出。不幸事機不密，被屠岸賈知道，想要斬草除根，把趙氏孤兒也殺掉。他欺負景公年幼無知，帶了自己的黨羽到宮中搜索了一遍。

當屠岸賈搜宮的時候，趙朔的妻子急得無法，只得把剛生下來的小孩藏在自己的褲子裏，心中暗祝她的孩子，不要出聲。幸而那孩子竟沒有哭，屠岸賈沒有把他搜着，只得帶着他的黨羽回去了。

程嬰聽見屠岸賈搜宮沒有結果，知道他一定還要去搜，所以便去和公孫杵臼商議。他們商議的結果，是買一個窮苦人家的小孩，給他穿上頂美麗的衣裳，藏在山裏，由他們兩人中的一個帶着，說這就是趙氏的孤兒；然後再由另外的一個人去報告屠岸賈，屠岸賈把他捕殺之後便不至再搜了，然後真正的趙氏孤兒，才可以脫難。他們商議好了之後，年老的公孫杵臼，便向程嬰問道：『是撫孤難呢？還是一死難呢？』

『當然是一死容易，撫孤難了。』程嬰毫無疑義的回答。

『趙氏先君待你很厚，那麼你就勉爲其難，讓我作容易的吧。我年紀已經老了，讓我先死好了。』公孫杵臼很嚴正的對程嬰說。當下他們商議定了，便連夜預備停當，第二天程嬰就跑到屠岸賈家裏去告密。

當程嬰到屠岸賈家裏告密的時候，屠岸賈起初還不十分相信，後來一想公孫杵臼是趙家的老客，由宮中把孤兒帶了出去，也是可能的事，而且程嬰也是趙家的客，必定知道很確實。於是便派了軍隊，跟着程嬰到山裡把公孫杵臼和那個假的趙氏孤兒捉來，叫程嬰和公孫杵臼當面對質。

公孫杵臼見了屠岸賈，便故意指着程嬰罵道：『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人，你先和我商量撫養趙氏孤兒，現在又中途賣我，真是沒良心的小人！』

程嬰也故意和公孫杵臼辯駁。屠岸賈大怒，便叫手下把公孫杵臼和假的趙氏孤兒推出去殺了。

這時候公孫杵臼抱着那個假的趙氏孤兒喊道：『天呀！天呀！趙氏孤兒有什麼罪呢？請把他留下，把我殺了吧。』屠岸賈那裏肯聽他的話，便把杵臼和那個孤兒全殺了。

從此屠岸賈以爲趙氏孤兒已死，便不再到宮中搜索。他那知道趙氏真正的孤兒，還在人間呢！

程嬰回到家裏，設法把宮中真正的趙氏孤兒抱了出來，說是他自己的小孩，一家搬到很深遠的山裏去住，盡心撫養。那時候滿朝的臣子，除了韓厥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的。

程嬰和趙氏孤兒在深山裏一直住了十五年，程嬰真不知道費了多少心血。這時候景公漸漸年長，知道自己主持國政。有一天，他身體不舒服，於是就請了一個卜卦的人來占吉凶，據卦文說是「晉國有位功臣的後代，被累受害，所以他祖宗的神靈使君王生病。」

景公聽了不很明白，便問韓厥是什麼意思。韓厥知道趙氏孤兒還在，而且又受過趙朔的託付，便乘機把屠岸賈殺趙朔，和程嬰撫養趙氏孤兒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景公聽了，十分生氣，覺得屠岸賈實在太專橫了。於是便和韓厥密議，想重立趙氏的後嗣。當時韓厥就建議道：「君王要為趙氏立後，非先殺屠岸賈不可，臣以為最好的方法，就先把程嬰和趙氏孤兒密召進宮，一面由臣召集舊部，宣布屠氏的罪狀，說明趙氏的

功勳，叫他們一同攻伐屠氏，他們都是深明大義的人，我想沒有不從命的，這樣不僅是替趙氏報了仇，也算是爲國家除了一個大害。」

景公很贊成韓厥的計策，就叫他負責去辦。

韓厥本來是受了趙朔付託的人，而且現在又是爲國除害，所以他便用了十二分的誠意去辦，進行非常順利。不久就把屠岸賈全家殺了，報了趙氏的世仇。程嬰辛苦撫了十年的趙氏孤兒，也就承繼了趙家的祭祀了。

從此又過了五年，趙氏孤兒——他名字叫做趙武——到了行加冠禮的那天，朝廷的大臣，都到趙家來參加這個大典。當加冠禮成之後，滿堂的賓主，都十分嚴肅的時候，程嬰帶着劍從容從大衆中走出，向趙武，和諸大夫說道：

「我和公孫杵臼，都是趙家的客，當日屠岸賈把趙氏滿門殺盡，我那時候不死，並不是想偷生，因爲我和公孫杵臼約好了要爲趙氏立後。現在趙氏之後已經成人，而且已經復了位。我的志願已經達到，現在我應當到地下去報告我的主人趙朔，和我的朋友公

孫杵白了。」

趙武聽了，知道程嬰的意思，忙跪在程嬰的面前，哭着哀求道：「程伯父我願意終身把老人家當作自己的父親，粉骨碎身的報答你老人家，你忍心丟了我嗎！」趙武說完，哭得十分傷心，伏在程嬰的腳下，抬不起頭來。滿堂的來賓，也都掩面流淚，異口同聲的，替趙武勸程嬰。

程嬰自己也禁不住流了幾點老淚，把趙武扶起來，仍然很堅決的說道：「公孫杵白，因為以我能成事，所以他不惜先我而死，現在事成，我若是偷生、怎麼對得起朋友呢？」程嬰說完就還是拔劍自殺了。

程嬰死後，趙武待他真像自己的父親一樣，爲他服了三年的喪服，並且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去祭祀他。

(2) 成公趙

成公趙是一個很有氣節的人，所以各國的君主都很敬重他。

有一年，成公趙住在阿邑的地方。阿邑本來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兵力也不強，所以宋康公，便帶了許多兵來攻，把阿邑的一塊土地，名叫單父的佔據了，而且把那裡所有的人民都殺盡了。康公征服阿邑之後，便領兵洋洋得意的回去了。阿邑的人處在宋國高壓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惟恐怕宋國再來。

成公趙看見這種情形，十分氣憤，他以為宋康公，殺盡了單父的人民，實在是殘忍無道；而且也覺得是侮辱了他的人格，便對他的朋友們說道：「我住在阿邑，康公儘敢來攻伐，真是欺人太甚。此仇不報，我實在沒有法子自立了，我非去刺殺康公不可。」於是成公趙便辭別了他的朋友，獨自秘密的到宋國去了。

成公趙到了宋國，住了三月之久，總找不着一個接近康公的機會，但是他絕不因此灰心。他停留在宋國國都的旅店裡，朝思暮想，總希望達到他的志願。

後來成公趙又在宋國住了許久，他的朋友可憐他的苦心，覺得他這樣很難達到最後

的目的，就替他畫策道：

『你自己既然沒有機會見着康公，何不同隣國的使臣商量好，裝做他的隨員，那時候你自然有機會見着康公了。』

成公趙聽了，很不以為然，搖頭說道：『使臣最要緊的是信用，如果我跟着使臣去把康公刺殺了，那麼使臣的信用豈不是完全被我破壞了嗎？以後再有荷節的使臣，國君一定不肯相信，到那時候大家一定會歸罪於我成公趙，所以我不願意那樣做。』

成公趙的朋友，聽了他這一番話，很佩服他的識見，便告辭走了。過了幾天又來了一個好友，看見他那樣很固執的等着機會，很難得成功，便對成公趙說道：『你這樣每天等着機會，實在是容易！依我的意思，最好是交結宋國的一位大臣，然後叫那大臣引你去見宋君，那時候你再想法子刺他就不難了。』

『謝謝先生替我畫策，不過我却不能那樣做。因為假使我結交一個大臣，再由他引見去刺康公，豈不是使後世的君王都不敢相信他的臣子了嗎？至於那些游說之士必定更

要遭拒絕了，到那時候，大家一定會歸罪於我成公趙。我聽說古人一生了氣，總要想出一個道理來應付，遇着危險的時候，仍然不忘正義，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從正道去做，決不苟且。所以我想自立名節，絕不利用別人。」成公趙聽了他朋友的話，便把他自己的志向，完全說了出來，他的朋友覺得十分的佩服。

時光一天一天飛也似的奔馳，成公趙住在旅店裡，已經一年了！那天他在街上閒遊，看見街上的情形，異常的慌亂，宋君宮殿的旁邊，高高的豎起白幡。一打聽才知道宋康公已經病死了！

成公趙得了康公的死信，他決不像一般淺見的人，以為仇人已死，便十分的高興，他却受了很深切的感動，禁不住嘆道：「唉！古人說得好：『廉潔的人不辱名，信義的人不失行。以前我在阿邑，宋康公屠殺了單父的人民，這是侮辱了我的名。後來我要刺殺康公，以圖報仇，但是等了一年還沒有做到，這不是遺失自己的行爲嗎？我既辱名，又失行，還有什麼臉活着見天下的人呢？』」

成公趙這樣想着便出了旅店，跑到城外的一座山上自縊死了。

第十八條

子囊

成公趙

見第十七條

(1) 子囊

有一年，楚國和吳國開戰，當時吳國兵多，楚國兵少，所以雖然沒有接觸，但是誰都知道是衆寡不敵。

那時候楚國領兵的將軍叫做子囊，他雖是一員勇將；但是他心思也很細密，因此他很以兵少敵衆爲憂。他以為以少勝衆，固然是勇，但是僥倖行險的人，是很容易失敗的。所以他便對他的部下說道：

「我們的兵實在太少了！而且一切戰爭上的準備也不充實，假使這樣和吳國交戰，必定要失敗，那時候割地受降，豈不辱了國家體面，失了君王的尊嚴嗎？我想凡是愛國的忠臣，絕不忍這樣做的。」

當時因爲時機緊迫，子囊也來不及向楚王請命，就下命把兵撤退了。吳人恐怕他是

誘敵之計，也不敢去追趕，因此子囊能够安然的退回國去。

子囊回國把兵安頓在郊外後，就叫人代他回覆楚王，說明他退兵的理由，並且說他自己沒有得君王的命令，就擅自退兵，雖然是爲保全國家的利益，但是功不敵過，請君王處他的死罪。

楚王聽了，覺得他並沒有多大的罪，便向他派來的人說道：「你們將軍之所以要退兵，」完全是爲國家的利益；現在國家因爲退兵，」真是得了利益，可見他對於國家寔在是有功，你回去請他千萬不要死。」

子囊聽說楚王並不問他的罪，但是他自仍然覺得不對，便向楚王說道：「私自引兵退却，君王都不加罪，那麼以後爲臣子的對他的國君，也可以學我逃遁了。這樣誰還肯努力向前？楚國豈不是只有微弱了嗎？我請自殺以贖過。」說完，他退回營中，就自殺了。

楚王聽見子囊自殺，十分惋惜的說道：「子囊既然這樣的忠義，我應當成全他忠義

的美名。』

於是楚王使用三寸厚的桐棺，在上面放着刀斧，把他安葬了，而且稱他做「爲國家而死的忠臣。」

第十九條 孔子

孔子

春秋的時候，東方諸侯，齊國最強，魯國比較弱，所以常常受齊國的侵略。有一天魯侯忽然接到齊侯的一封信，上面的大意說：

我們兩國，從今以後，再不要打仗了；應該以誠意相親善。現在就請貴國的君主，到夾谷去相會，商議一切和好的辦法，並且立下盟誓，彼此永遠遵守。

魯侯看了，信以為真，立刻就答應了齊侯的約會。

這時候孔子正做魯國的司寇，魯侯很信任他，魯國一切的政治，都漸漸的由他改善了。這次他聽說魯侯要到夾谷去和齊侯相會，齊人向來多詐，要是一點不防備，寔在危險，所以他便向魯侯說道：

「臣聽說有文事的，必定要有武備；因此古來的國君，離開自己的疆土到外國去，

必定要有武官和兵士跟着，以防備不測的事變。現在我國既然答應了齊侯的盟會，也應當帶領兩員武將和兵士同去，免得發生什麼危險。」

魯侯聽了孔子的話，覺得他計畫得很深遠，就依着孔子的話而行。

他們到了夾谷，齊侯對於這次的盟會，果然毫無誠意；因此他手下的一個謀臣，名叫犁彌的，便向他獻了一條密計道：

『現在魯國用孔子做司寇，國內的政治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看孔丘這個人，只知道講學問，重禮節，却沒有一點勇武之氣，不如預先揀幾百個萊夷的壯士，埋伏在盟壇的四周，一聲號令，把魯侯和他的羣臣捉住。那時候隨便我們如何要挾，還怕他們不俯首聽命嗎？』

齊侯聽了，十分歡喜，就吩咐犁彌去布置一切。

到了會盟那天，齊國君臣早到盟壇上坐定，專候魯侯，而那幾百個萊夷的壯士，也隱藏在四面，靜候號令。

到了時候，魯國的君臣也來了，兩國的君主會了面，正預備定盟，忽然孔子看見幾個凶猛的人，拿着刀劍，時時在盟壇的四周探望。他想這裏邊一定有什麼詭計？便從容的走上壇去，對齊侯說道：

『兩君相會，彼此訂立和好的盟約，這是何等尊嚴的事體！豈能讓許多野蠻的武士，在壇後隨便探望？請君王趕快叫他們退下去吧。』

齊侯被孔子一問，知道他看破了自己的計策，不由十分驚惶，滿面羞慚，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孔子看見齊侯那樣驚惶，但是萊人仍然不退，不覺心裡十分氣憤，很威嚴的望着齊侯和他的宰相晏子。齊侯自知理屈，看見孔子那種莊嚴的神氣，不由心裡恐懼起來，只得命令萊夷的人全部撤退下去。

犁彌看見自己的陰謀失敗，反使自己的國君受辱，心中那肯罷休。當草擬盟書的時候，他便走上壇去說道：

『齊國將來同別國有了戰爭，魯國應出兵車三百乘，前來幫助；不就算是魯國沒有誠意來會盟。』

孔子聽了微微一笑，便命魯國的大夫茲無還厲聲答道：

『如果貴國不歸還我們汶陽的田，那麼貴國也是一樣。』

齊侯和他的群臣，看見孔子樣樣都按理做去，而且又早有準備。只得結下和好的盟約，並且把侵佔魯國汶陽等處的田地，也歸還魯國了。

第二十條 王歊 弘演

(1) 王歊

王歊是齊閔王的臣子，當他做官的時候，對於閔王的過錯，總是直言切諫，後來因為閔王不聽信他的話，便辭職退居於蓋邑的地方。所以當時的人，沒有不尊敬他的忠義的。

有一年燕王派了一員大將，名叫樂毅的去攻伐齊國，齊國大敗，閔王也逃亡了，齊國幾乎亡國。

齊國戰敗之後，樂毅便領兵進入齊國邊境，聽說王歊是一個賢人，便下了一道命令給他的部下說道：『我聽說蓋邑地方，住得有一位賢人，名叫王歊，我們應當對他表示敬崇的意思，所以凡是蓋邑三十里路以內的地，不許你們去動他的一草一木。』

一方面樂毅又派了一個謀士，捧着將印到蓋邑去見王歊向他說道：『齊人很尊敬你

的忠義，一定很聽你的話，所以樂將軍很願意使你爲將，並且封你一萬家，只要你肯幫助燕國。」王歊是一個很重義節的人，所以他極力推辭，不肯受燕人的將印，那謀士只得回去報告樂毅。

樂毅見王歊不肯，又想用恐駭手段去威迫他，因此又使人向他說道：「你假使不聽我的命令，幫助燕人，我一定立刻領兵來把蓋邑的人都屠殺了。」

樂毅雖然那樣恐駭他，但是他聽了，一點也不畏懼，很慷慨的對燕國的使臣說道：「忠臣不事二君，齊王不信用我的話，所以我辭官不做，回到家裏來耕種。現在國家破亡，我不能保存，反而做你們的將軍，幫你們攻齊，豈不是賣國求榮嗎？與其生而不能伸大義以救國家，倒不如一死以圖報國的好。」

王歊說完，毫不遲疑的走出門外，爬到一棵高大樹上，使勁往下一墜，把頸子折斷死了。

王歊爲國而死的消息，一傳出去之後，齊國那些逃亡在外國的大臣們，都覺得很慚

愧，互相說道：『王歎不過是一個百姓，還知道大義，不肯背齊而從燕，何況我們身居要職，食君王的俸祿，那能不盡力保護國家呢？』

於是大家回到莒的地方，立襄王爲君，恢復了齊國。

(2) 弘演

衛國有一個君王叫做懿公，他最喜歡養鶴，他每遊出次，後面都跟着許多華美的車輛，一半是大臣坐，一半是他心愛的鶴坐。而且他不但愛鶴，還選了許多美女，供他取樂。懿公這樣的荒淫放蕩，衛國的國政也就一天一天腐敗起來了。

當這個時候衛國北邊的翟人，聽說衛國衰弱，便興兵來攻。衛國的人民因爲懿公平日荒淫無道，大家都恨之刻骨，互相商議道：『君王平常貴重的是鶴，歡喜的是美女，現在有了危難，他可以使鶴同美人去應戰。何必用我們呢？』所以翟人來了的時候，懿公的軍隊都自己逃散了。懿公到了這時候才知道後悔，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只得帶着幾

個親近的臣子，逃走了出去。

翟人知道懿公已經逃走，便盡力的追去，在榮澤的地把他捉住。捉到之後，不僅把他殺死，而且把他的肉都割下來分着吃了，僅僅把他的肝遺落在屍骨的旁邊。

當翟人沒有入衛國的時候，懿公有一個臣子，名叫弘演，奉命出使到外國去了，直到懿公被翟人殺了之後，他才回國。看見國破家亡，真是十分的悲痛，他想自己是奉了懿公的命令出去的使臣，現在雖然懿公死了，也應當向他的屍體覆了命，才算盡自己的責任。

弘演心裏這樣想着，便到榮澤去找着了懿公的肝子，向着他很肅敬的回報了自己的使命，看見那種慘狀，更加傷心，很哀痛的哭了一場。然後忍住淚說道：「國亡君死，活着還有什麼意思，讓我把君王的遺體收起來吧。」

說完，他便先把自己的肚子刺破，把懿公的肝子塞在裏邊，不使他再暴露在外面，然後才自殺了。

弘演一死，感動了衛國不少的仁人志士，都想聯合起來恢復國土，再不忍那樣不關痛癢似的在旁邊觀望了。不僅衛國自己人如此，不久齊桓公也受了他的感動，出來伸明大義，派了一枝大軍，復立衛文公於楚丘，趕走了翟人，於是衛國又恢復了。

第二十一條 晏嬰

晏嬰(一)

齊莊公，是個無道之君，有一年被他的亂臣崔杼弑了，齊國當時一般忠臣，殺身殉君的很多，這晏嬰他却不然。說起這晏嬰不死的意義，還在他們死了的忠臣之上呢。

當莊公被崔杼弑的那天，晏嬰聞信，急忙跑到莊公被害的地方去弔。晏嬰走到門外看見許多死節的臣的屍首，縱橫的擺着，因莊公是被弑在崔杼的家裡，所以門外把守的，都是他的心腹爪牙，守得非常緊嚴。這守門的人看那些來弔的臣子，多半自殺於門外，而晏嬰又是有名的忠臣，便對晏嬰茫然的問道：『你也來死的嗎？』

晏嬰答道：『君豈是我一人的君嗎？爲什麼單獨要我死呢？』

那守門的又問道：『你將逃走外國嗎？』

『我沒有罪，何必逃走呢？』晏嬰坦然的答。

那守門的人不明白他的意思所在，又問道：『你既然不死不逃，是不是想歸家呢？』

晏嬰嘆了口氣，說道：『唉！國君已死，那有家歸？』

他就很正氣的接續者說道：

『大凡爲一國的君主，是要以國家爲重，並不在用他高高的地位欺壓小民，爲臣子的也是一樣以國家爲重；並不是爲得點俸祿的。所以君王真是爲國而死，那他的臣子應當同死。設若君自己不好，有取死之道，後來竟死了，那他的臣子就正道講，可不必死節，除非是君王特別親愛的人，會同他死。我既不是特別親愛的臣子，又不是國家的宰相，沒有輔君的責任。至於崔杼他自己身爲宰相，不僅不忠心輔國，並且親弑君主；那末我何必死節，何必逃走，又何必歸家？』因爲崔杼是莊公的宰相，應該保護君主的，所以晏嬰暗暗地責備他弑君的罪。

守門的人，聽了晏嬰的話，都對他表示恭敬，就開門讓他進去弔莊公，

晏嬰見了莊公的屍體，行了禮，枕着屍骨痛哭一場。他站了起來，憤恨地用脚在地

下踩了三下，才從容退出去。

晏嬰退去後，有些小人就向崔杼面前說晏嬰的壞話，崔杼一概不聽，並且說：「晏嬰的道德高尚，是人人崇拜的：要不殺他才可以得民心做大事呢。」

晏嬰（二）

崔杼既殺了莊公，就立景公爲君，崔杼和慶封做了左右宰相，但是崔杼還恐怕羣臣不信服他，他想要在羣臣朝拜新君的時候，用兵士把他們圍在殿中，強迫他們一個個親自盟誓，插血爲信，這樣一來，他們就自然的害怕信從他了。

計劃已定，到第二天，這盟誓插血的地方早已佈置停當，崔杼和慶封獨自高高的坐在殿上，命那些來插血的臣子，都要在殿下解脫身上的寶劍，才能上殿，以防不測。那些臣子怕崔杼的威嚴，個個都低頭聽命了。到得晏嬰，他獨不肯解劍，崔杼知道他不好侵犯，只得隨他。這時臣子皆已到齊，就開始盟誓：大概崔杼教他們盟誓的話是說：「莊

公無道，被殺是罪有虧得的；幸應崔杼和慶封既討君主的罪，又立新君，獨仗大義，真是國家的功臣，應當誓死擁護等話。並且人人都得誠心盟誓，若是敢於抗命不盟的，固然處死；就是發誓時吞吞吐吐，插血時手指不沾血的也活不了命。這嚴酷的命令一下，一會兒就殺了七個人。不久次序就挨到晏嬰，他帶着劍從容上殿，好像兩旁上下都沒有人似的，他捧着盛血的盤子，用手舉起，大聲太息道：『天哪！崔杼亂臣弑了他的君，諸君如果不為國家討賊，袒護崔杼和慶封的，就會在這刀下死呀！』他說完就喝了一口血，表示他誓死不從崔杼的亂命。

崔杼聽見晏嬰的話十分驚訝，但又好像對其他的臣子一樣，不服就將他殺死，恐怕更失人心。便對晏嬰說道：『只要你能改變剛說的那段話，齊國的國事，我們一齊來辦，富貴榮華，我們一齊共享，不然這兒刀也有，劍也有，就請你自殺吧。』

晏嬰聽說反轉對崔杼怒道：『崔杼真是不勇不義的，果然你有勇，何必用刀劍來恐嚇我；果然你有義，何必用利祿引誘我，叫我叛君。你不畏天譴嗎？我晏嬰豈可以利祿

動心的麼？若說刀劍在此，那我就引頸就刃，絕不畏縮。」

崔杼見晏嬰對他侮辱已極，心頭忍不住怒火，就要殺他，問旁邊的人意思怎樣？有個親信對崔杼說：現在既認君王無道，將他殺了；但晏嬰誰不知道是齊國的賢人，如果殺了，怎好對人說得過去。崔杼一想也就不殺他了。

晏嬰顯出輕視的樣子對他們說：『你看這位崔大夫呀，做了弑君大不仁的事情，偏偏要做這一搭小仁小義的事情，就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嗎？』晏嬰說完了這話，就揚長上車走了。

車夫看見兵圍宮殿，早知必發生甚麼變故，等了好久，才見着主人氣沖沖的出來。坐到車中，車夫就想揚起鞭子，猛力打馬，快點到家。車夫的馬鞭將要打，早被晏嬰將他的手拉住，對他道：『快走未必會生，慢走也未必就死。我的性命已在崔杼掌握之中，何所避免呢？』

晏嬰的車慢慢地任馬自己的速度走回家，那崔杼也終於沒有殺他。

第二十二條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1) 公孫接

(2) 田開疆

(3) 古冶子

齊景公有三位勇士，就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的勇力，都有上山擒虎的勇敢。

有一天他們三人，坐在大街上閒談，正在說得高興，可巧那宰相晏子往他們面前過路，他們在高興的時候，甚麼都沒有看見，所以也沒立起來，打晏子的招呼。晏子因此留恨，就去見景公說道：「臣聽說賢君所以要養勇士，是因他們的道德和力量，都可尊貴。上明君臣的大義，下明長幼的人倫，對於本國可以禁止暴亂，對於外國可以戰勝敵人，所以國家不惜高尙的位置，豐富的利祿，來養勇士的。因為勇士們的美德，實在可使國家強盛。現在我國的勇士如公孫接等，於勇士的美德一分也沒有。我以為他們不但是無益於國，確還於國有害呢！請君主把公孫接等三人，捉來殺死以絕後患。」

景公本是很信任晏子的，就答應把他們三人殺死。但景公想他們三人，確有猛勇的氣力，就是要捉他們，恐怕捉不住，殺也殺不了。景公把這個意思對晏子說。晏子道：「這倒不足憂慮，他們身上不過力禦強敵，有勇無謀的人，依臣之見，君王可以用兩個桃子，賞他們三個勇士，說是一你們三人，誰的功勞大，就歸誰得。」他們必定相爭，爭得不能解決，就會自相殘殺的，何必勞君王去捉呢？」景公就依了他的計策，就命使臣拿着兩個桃子，賞公孫接等三位勇士。

公孫接爲人機警，一見使臣來到，就知道來意，連忙就說道：「這必是晏子的主使，我們既是勇士，不受君賜的桃，是無勇了；不過兩個桃子，當然不够分配三人，只有論功受桃一個辦法了。現在我就說我的功吧；我有一次，和隻獬豬相鬥，被我捉得；又有一次，奮力擒了一個母虎，像我這樣的功，比誰都大，可以得桃了。」公孫接就取了一個桃子站在一邊。

田開疆繼續說道：「我會經帶兵和敵人交戰，安下埋伏，三萬多敵人，是殺得片甲

不回，論起我的功，誰也不配和我比，也應該得桃了。」於是田開疆取了餘下的一個桃。

古冶子見他兩人各誇自己的功勞，又各取了桃子，但在古冶子看來，他們的功太小，萬不及他的功大，這桃子應該全歸他獨得。於是他拔劍而起厲聲說道：

『兩位且慢取桃，請聽我說我從前隨君王渡黃河的時候，君王坐的渡船剛走到河的中間，陡然風濤大作，船幾乎翻過來了。船上人人驚慌，君王也極恐懼，我想必是水中極凶惡的魚叫鼉的作怪，非把那鼉斬了，不能救君王的命。我素來沒習過游水工夫，到那時我忠勇奮發，不顧一切。於是手拿寶劍，縱身入水，在水中游行九里，才捉得鼉，將他斬首。一時風平浪靜，君王安然渡過那岸上來。我提了鼉的頭從水中躍到岸上，渡口的人都說這是水裏的神，但我看只是鼉的腦袋罷了。你們看我的功，這樣大，豈是你們比得上的，哼快給我桃來。』

公孫接和田開疆應聲同說道：『我們的勇，實不及你，我們的功，也不如你，若果

取桃不讓，就是貪了，不能殉死就無勇了。」他兩人把先取得的桃子交出，就自勒頸子死了。

古冶子取了兩個桃子，禁不住歎息道：「我們三人同是國家的勇士，他們兩個死了，我一人獨生，這是我的不仁；我說他們無勇，侮辱他們，這是我的不義；如果我不死，也算無勇了。但是他兩人既不應得桃，我又獨得嗎？」於是古冶子把取得的桃，依然放在原處，也勒頸死了。

再說那奉命送桃來的使臣，看他三人已經爭先自殺，就急刻報與景公。

景公聞信深喜晏子的計策，雖然中了，但對於他三人的勇氣更覺佩服，就用國士的禮節，安葬在齊國城門外的蕩陰里。

第二十三條 刑蒯聩及其車夫

刑蒯聩和他的車夫

齊崔杼弑了莊公，莊公的臣子，刑蒯聩奉命剛從晉國回來。

刑蒯聩剛一到家，行李還沒放好，他家的一個趕馬車的老車夫，迎上來慌忙的對他說道：「主人呀！你知道嗎？昨天那賊臣崔杼已經把君王弑了！主人豫備怎麼辦？」

刑蒯聩聽了，猶如青天白日陡然從空中發了猛烈的霹靂一般，他急命那老車夫道：「快給我駕車，我要進宮死君難。」

那老車夫見他主人長年在外，恐怕不甚明白朝廷內的情形，便對主人的說道：「且慢駕車吧，我有句話請主人一聽。現在的君王是個無道昏君，國內國外的人，誰不知道呢！以主人一片忠誠，替個亂君死節，我看未免被人笑話吧。」那老車夫又把莊公如何自遭殺身之禍的實事——就是莊公和崔杼的妻子私通的事——於百忙中略略述了一些告訴他

主人，希望止住他主人，不必要去死節。

刑蒯聩本來不知道這些宮廷穢事，聽見了他這一番話，他說：『你說得很好，不過你說得太晚了，你如果早點告訴我，我還可以正身道君的過，就是諫而不納，我也可辭官不做，全我的名節，現在君王既遭亂被弑，諫也不能，辭官也不能了。古人說得好：「食他的祿，就要死他的事。」我已經食君的祿，怎能避亂而不死？』刑蒯聩仍然要老車夫駕好車，急催着趕快跑到莊公死難的地方，就自殺了。

那老車夫見他主人死了，很感動的自歎道：『一個無道昏君死了，他的臣子還捨死殉節，何況我的主人，是個忠厚長者，我可以爲他不死嗎？』

那老車夫就把拉馬的韁繩拴在車上，自己拾起他主人所用的寶劍，也自殺了。

第二十四條 申包胥

申包胥

申包胥和伍子胥，都是楚國人，少年的時候，兩人交情很深。當伍子胥將要逃亡到吳國的時候，在路上遇着申包胥，他對申包胥說：『君王殺了我的父親，結下不共戴天之仇，非滅掉楚國，報了我的仇不可。申包胥說：『朋友好的！好的！不過你能把楚國打敗，我必須把楚國興起恢復原狀，我們各自勉力吧！』當下兩人就匆匆中途分散了。

經過十幾年以後，吳國果然把楚國打敗，楚昭王跑到隨的地方。

申包胥看見國破家亡，束手無策，就決計到秦哀公那裏去求救兵。

由楚國到秦國，這一路上，他爬山越嶺，渡水過關，日夜不休的，足足走了七天七夜，才到秦國。

申包胥費了許多曲折，才能和秦王見面。他對秦王說道：『吳國是貪得無厭的，素

來抱有侵佔別國土地的野心，現在已從楚國開始了。敵國的君主因為敵不過，他已經退隨邑，大有全國滅亡的危險。小臣特奉敵國君主的命，懇求大王發給救兵。依小臣愚見，敵國的存亡和貴國的關係極大；如果吳國真滅了敵國，他那勢力越大，野心也更要勃發，想不多時，貴國也要受他的欺侮呢！何不乘他實力沒充足的時候，將他撲滅，以絕後患。果然仗大王的兵威，能够使敵國完全恢復，敵國世世代代，都惟大王的命是聽，以報大德。』

申包胥這通話，雖然說得動人，無奈那時的秦國，雖然兵強馬壯，可是無意遠征。就推辭對他說：『你所說的話，我都知道，請你在旅館休息休息，候我打算好了，出兵不出兵，再來告訴你。』

秦王這幾句冷冰冰的話，在平常人聽了，必定垂頭喪氣的，甚或要憤而自殺了。但申包胥他却不做那樣英雄氣短的事情，他便對秦王很嚴厲的答道：『敵國的君主，現在隨邑，真是國破家亡，餐風飲露了，小臣怎忍心去旅館休息呢！……』

申包胥說到這裏，便靠着殿柱之旁，號陶痛哭起來，一時哀聲充滿全殿。

日夜哭不絕聲，一直哭到七天七夜，連一勺水也沒喝。秦哀公一看申包胥馬上就要死了，而且看他這番忠臣實在可敬，就連忙允許他出兵。

秦出兵以後，果然把吳國打敗，昭王從新回到楚國，秩序漸漸恢復。於是開始論功行賞。這次的首功當然是申包胥了。但是申包胥虛懷若谷，絕不以爲有功，他對楚王說道：『輔君安國，不是爲我自己，救急除害，也不是爲得美名。如果成功了，就受賞，豈不是賣勇求賞嗎？我所求的就是恢復已破的國家，迎回在外的君主，現在兩個目的都達到了，我又何所求呢？』

楚昭王見他謙虛，便越發尊重他，非教他受賞不止。申包胥恐怕昭王更加逼他受賞，於是扮着平民模樣，悄悄地遠避，住在一個很少人到的荒山，安閒酒脫，終生不肯見昭王的面。

第二十五條 田基

田基

中牟是魯國的一個縣城，那縣的地方官叫佛勝。

有一年佛勝妄自尊大，脫離魯國的管轄，獨立了。他把所屬的地方，封他的屬員，並又自己鑄起鼎來，儼然以諸侯自居因為這都是行諸侯所做的事。

佛勝想立起他的權威來，就下令道：「服從我的就封官；不然就投到油鼎裡去烹殺。」這令一下，中牟的人，個個都聽從順服他的話。

田基就抱着一肚子憤氣，直往城裏來去見佛勝，他到佛勝那裏，脫去衣服，就要往鼎裏跳，那守鼎的兵士，因沒得佛勝的命令，當然不讓他跳鼎，早把他擒住，擁到佛勝的面前。

佛勝驚奇的問道：「你爲甚麼自己去跳，難道瘋了麼？」

田基回答著說：『我聽說古來一般正義的人，行事都依正道，就是有極尊貴的車子在前面，不應當坐，他決不坐；就是極可怕的刀劍在後面，不應當避，他決不避。我既不贊成你的主張，你又設有處治反對你的刑罰，我怎能怕死逃避呢？』

這倒行逆施的佛勝，那裡聽得進正道的話，他以為這使人半懂不懂的言語，似乎是狂人口吻，便命幾個兵士挾着田基出去了。後來，佛勝，就被趙國的趙簡子打敗。並且屠殺中牟的城，就得了中牟的地方。那趙簡子論功行賞的時候，就以田基為始。

田基一想，我既不能使佛勝正道行事，終至於全縣被趙國征服，屠殺無辜的人民，這是何等可恥辱的事，有甚麼功可言呢？賞還能受賞嗎？便答道：『我聽見廉潔的人是不敢加以恥辱的，我不能有半點救中牟的功勞，反道受了重賞，這真是要為中牟人士所不齒了。』

他說了竭力向趙簡子推辭，趙簡子知道他不能勉強，祇好讓他回家。他便侍奉他的白髮老母一塊兒躲避到楚國安住去了。楚王也知道他有賢德，又要封他的官，他依然堅

持不受；但楚王終於拿司官——就是高級的武官名稱——的禮節待他。

第二十六條

樊於期

見第八條荆軻條下

第二十七條

高漸離

高漸離

我們知道刺秦王的荆軻，在燕國的時候，他有兩個好朋友，一個是屠戶，一個是擊筑的名叫高漸離。

高漸離的筑，真擊得好極了，所以當着太子丹和荆軻在易水分別的時候，各人心中都滿抱一肚子悲壯之氣，高漸離把筑擊得一響，都禁不住怒髮冲冠，淚如雨下。

自從荆軻刺秦王失敗之後，高漸離失了知音，就抱筑不彈了。後來秦王又併吞六國，天下歸於一統，做了巍巍的皇帝。於是高漸離更覺無存身之地，就改名換姓，投到一位姓宋的家裏做聽差的。本來一個天天飲酒奏樂的閒散人，一朝變作苦力，當然有點難受，起初他還耐着，往後一步步竟很感痛苦，祇想找個消閒的機會，發洩他的牢騷。

有一天，宋家大宴賓客，也擊起筑來。高漸離在傍邊聽，傍徨著捨不得去。他就對他的伙伴說：『他彈的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他的伙伴們，笑他懂得什麼，就把他的話告訴他主人，他的主人以為高漸離既然會批評，一定是一個知音的人。就教他來擊筑，高漸離奏了一曲，一坐稱善，他的主人連忙賞了他一杯酒喝。

這時高漸離酒在心頭，百感交集，想到自己的身世，那時候是出頭的日子？他趁着酒興退下去洗了洗臉，換了件鮮美的衣服，拿着他的好筑，英姿颯爽的走上堂來。舉座的客人望之若兩人，無不驚奇，下座與他行禮，延為上客。高漸離連淨了三個大杯酒，從容不迫，從新擊起他的筑來。擊到激昂慷慨的時候，座中的客，無不流涕。

高漸離雖然改變了姓名，可是自從那天以後，他的擊筑的聲名，一天比一天大。不久就傳到秦始皇的耳朵裏來。

秦始皇就召見他，令他擊了一翻筑，聽了很合始皇的意；但人對始皇說：『他就是同荊軻在一塊兒的高漸離，不可不防備他。』始皇因為聽他的擊筑，聽得聽上癮來了。

不忍得害他，就令赦了他的罪，剷去了他兩個眼睛，還是教他在旁邊擊筑。凡是始皇悶的時候，只要他擊筑未有不稱善的。久而久之，高漸離與秦離皇愈加熟習，始皇也忘了與他是仇人了。

這時候高漸離覺得久蓄在心中鬱悶，他的朋友荆軻的仇，可以報了。於是他拿許多鉛擱在筑裏，預備著拿來擊中始皇。

到了那天，秦始皇又教高漸離擊筑了，他靠近始皇的身旁，就拿起筑來，向始皇擲去。可惜他雙眼睛瞎了，一擊並未擊中始皇。

始皇受此大驚，非常的發怒，就把高漸離殺了。

第二十八條 趙武靈王

趙武靈王

古代的趙國，就是現在河北省的南半部。那時在趙國的北方，都是雜居許多胡人野蠻民族，他們非常強悍勇猛，有時帶領一枝人馬，直往南下；所以當時齊國晉國和魯國等，常常被他們侵伐。他們兵力最強的要算中山了（中山即今河北省定縣），趙國就正當其衝，差不多年年受中山的侵害。但是歷來趙國的君主，如簡王襄王都未有想出來一個抵禦的好辦法，最後才出來一位趙武靈王。

趙武靈王當太子的時候，就很關心國事，解決強敵。

到後來趙武靈王登了王位，他大權在手，本來就想把平日的抱負，竭力進行；但他又怕的行事太急，反來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這時趙武靈王，還是遲疑不決。閒居的時候，悶悶不樂。他的臣子肥義在旁侍坐，看見王不樂的情就說道：「臣看王很有憂色，莫

不是對於國事有不能解決的地方，胡狄的世仇向未有方法去報復麼？」

肥義這一提，正中武靈王的心事，他不覺嘆氣對肥義道：『大凡做君的不要忘先王的德行，故臣子的也要知君王的長處，安心佐輔。所以這樣的君，一面可以把國家治理得平安，一面又可以發揚祖宗的功業；做這樣臣子的，當他在家裏的時候，家裏必有可觀，在朝的時候，也必能輔君王成大業，這才是君臣的本分啊。我現在的志願，是第一要繼承先王的功業；第二要把中山打倒，取得中山的土地。但是我舉眼一看，滿朝的袞袞諸公，都無大用，誰能輔佐我，成這種大業呢！所以我很憂愁。』

『不過我對於國家大計，早有成竹在胸！就是據我以前攷察。中山的結果！知道他們所以強盛的道理，全在他們的君王提倡尚武精神，講究騎馬射箭等等的武藝；就是他們普通穿的衣服，也不像我們這樣寬袍大袖的；他們的衣服又短又小，便於做事，而且便於打仗。我想改革國政，就從提唱國民的尚武精神做起。去掉我們現在穿的衣服，學穿他們胡人靈便的衣服，並且教全國的國民騎馬射箭。我想不出十年，一定達到全國皆

兵的程度了。但是你知道的，一種很高遠的計策，往往被一般人不能了解，必定出來阻擋，所以我又遲疑着，不敢即時把穿胡服習騎射的主張，發表。

肥義聽了，才知道武靈王真正不樂意的所在。便進一步鼓勵他的君王道：「唉，君王既知道高遠的計策，請君放手做去，何必遲疑；至於一般的議論，可不用管他，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知道這種計策的好處。」

趙武靈王得了肥義贊成他的主張，高興的了不得。說道：「我本來對於我自己的主張，並不懷疑，不過怕的突然宣布出來，惹得人家非笑。現在我決定了，就是天下的人都笑我，我也不管了，我非達到取得中山的地方不止。」

武靈王一想，凡事必先以身作則，然後才可令他人。於是他叫人取一套胡服來穿上。又帶了肥義到操場上騎着馬，夾了箭，飛也似的往來馳騁一番，笑對肥義道：「你覺得怎樣？」肥義自然連聲讚美的答對了。

趙武靈王一路回到宮來，心中痛快異常，因為好久不敢決定的志願，被肥義提醒，

已得解決了。過一會他又不起來，他覺得自己雖然穿胡服習騎射，要想全國都穿胡服習騎，那可難了。但是君是一國之主，家長是一家之主，所以須先從一家做起，而家最切近的人，莫過於他的公子了，於是武靈王就命令公子成也穿胡服。

這公子成可是有點守舊，很不贊成他父親的主張。他以為天下只有中國最文明了，外國學中國的倒有，那有中國學外國的事？況且中山地方，本是蠻夷，更不該學了。所以武靈王要他穿胡服的時刻，就假裝有病，不能起床，故意推託。

武靈王一想公子的為人，這病必是假的，知道一紙空令不行，但又非得先使公子從命不可。便親自來到公子的宮中，想把這穿胡服習騎射的理由，一一說明，使公子心悅誠服。他對公子道：『現在我國的東邊，有黃河洛水的水利，是和齊國中山國共享的，但是不能行船。再我國北方一帶，那東西兩面，又都是強悍的野蠻民族。如果我國不早作騎射的預備，他們來攻，怎麼敵得過；所以我現在一面興起水利，便於行船；一面實行全國皆兵，養成尚武精神。以前簡王和襄王，都曾經有這種主張，不過沒成功罷了。』

『再說這中山國，從前不知侵害我國多少次，先代祖宗，差不多年年受他的辱，但是並未有報仇一次。我這次來變胡服騎射，努力圖強，是要爲祖先報復奇恥大辱！你以爲我拋棄本國文明，去學野蠻風俗，那就錯了！』

公子成聽到這裏，才明白他父親的真意，於是他低頭再拜，恭受命令，穿上胡服。自從公子穿了胡服，滿朝的大臣誰敢不從，而且很急進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胡服騎射兩樁事，普及全國了。

從此趙國的國勢，便蒸蒸日上，一天盛似一天。國內既然充實，便向外發展。這向外的目標，當然是歷代侵伐趙國的中山了。趙武靈王第一次興兵攻伐中山，取了原陽地方。

但是武靈王取得原陽，並不學普通征服一塊地方，只就派人把守而已。他却將這地方的人，招集起來，訓練他們也成騎兵。他的許多臣子，都以爲這種辦法，是古人沒有的，似不可用。武靈王一概不聽他們的話。他最大理由，就是「大凡做一樁事，不能拘

守成法，當要隨時應變。現在這般野蠻人，是不可理喻的，倒不如練成強壯的大兵，將來還可作大用呢。」羣臣都佩服武靈王的高見，不再作主張了。

趙武靈王更領兵往北進攻，取得一千多里的土地，終於滅了中山，報了世仇。

這時侯趙國富強，國內和平。當武靈王還沒死的時候，就傳位給他的公子，命肥義做宰相，他自做趙主父。

第二十九條 朱家 劇孟

(1) 朱家

魯國的朱家與漢高祖同時。在魯國這個地方，人人都奉儒教，獨朱家是一個講究俠義的人。他平常專做仗義的事，他看見別人遭難，好像自己受了難一樣難過，並且盡心竭力的去救，尤其對於貧賤人，特別熱心；因此朱家的聲名很大，尊重他的也很多。但是他自己很儉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並且謙恭的了不得，好像沒有做過一樁義事似的。現在說他救季布將軍的一段故事。

我以前說過，漢高祖沒有做皇帝的時候，是和項羽年年打仗的。漢高祖因為勇力，敵不過項羽，所以戰敗次數很多。這季布就是項羽部下一個勇猛的將軍，曾經在漢高祖敗退的時候，很急促追趕一回，那回高祖險些被季布捉了去，於是高祖就恨季布到骨。後來項羽在烏江自殺，他統一中國，季布就住在一個姓周的人家，暫且避禍。不料高祖

登了大位，就慢慢記起仇人來，一個個報復，後來高祖出千金的賞格，捉拿追他的季布。並且說：『有人藏了季布不報官的，一經查覺，罪及三族。』官廳接到聖旨，就到民家去搜索。

自從這雷厲風行的命令發出之後，原來留季布住的周家恐慌起來了。一天那姓周的對季布嚴重的說：『現在皇帝捉將軍很急，快要搜到我家來，將軍願意聽我的話，那就請扮作奴隸，賣與別家；將軍如果不願，我就自殺，反正是活不了，事急了，將軍的意思怎樣？』

這時季布已成了失水的魚，顯不出平日的英雄氣概，祇好依姓周的意思，髡了頭髮，穿着布衣，扮成奴隸的模樣，坐在囚車裏，與其他十來個家奴，一同賣到朱家家裏去。因為朱家向來是疏財好義的。朱家看見季布相貌不凡，知道必是季布裝扮的，心知其意，口裏却不說出來。就對他兒子說道：『這個奴很忠心，田事聽他的隨便！你必須與他同食，同居，千萬不要把他當奴隸看待。』

朱家這樣安頓了季布，就坐車到得京城，去見汝陰侯滕公，設法去救季布。可是外面裝出來，一點不知道這事的樣子。及至他兩人歡歡喜喜在一塊飲酒作樂住了好幾天以後，朱家才慢慢問起國事，引到捉拿季布的上面了。朱家故意問滕公道：『請你告訴我，季布是甚麼大罪，皇帝捉拿他這樣急呢？』滕公以為朱家，真不知道，便把季布怎樣追趕漢高祖的事，說了一遍。

朱家就裝做恍然大悟道：『啊原來如此。』

『不過季布這人，我不深知到底他為人怎樣？』朱家繼續的問。『是個賢人，我知道的。』滕公毫不懷疑的對朱家說。

朱家聽到滕公讚美季布，一定會替季布說好的。便對滕公說道：『賢人殺了真可惜；你這一說，我到很想救他呢。不過依我的意思，皇帝可以不必捉拿他的；縱令他追過皇帝，那也是各為其主，他的職分所當然的，怎能怪他。並且項羽的臣子，還多着呢，皇帝全殺得了嗎？而今皇帝初得天下，為一點小事，至於驚動全國的人，到處搜索，未

免氣量太小吧！況且季布是賢人，如果逼急了，他不往北投入胡人，就會往南跑到蠻越，豈不是將來國家的危險嗎？你知道古來的楚國，何以被吳國打破，就是因為楚王逼走了伍子胥的原故。把壯士迫到別國，去做敵國的利器，這是很合不著的一樁事。我是沒有力量救他，你現為朝廷大臣，何不啓奏一本，將這利害說給皇帝聽聽。」

滕公一聽，這話真有理，又想朱家是全國知名的大俠，這季布就藏在他家也說不定。於是滕公就很慷慨的對朱家道：「好吧，明天上朝我就啓奏皇帝。」

滕公把朱家說的這篇話稟知漢高祖，高祖也以為有理，便赦季布無罪，並且復了他將軍的官職。但朱家怕季布謝他，自從季布恢復自由，尊貴了以後，他就終身不見季布的面了。

(二) 劇孟

自從朱家以後，在洛陽地方又有個名叫劇孟的，也和朱家的行爲一樣。他歡喜和

般少年交遊，又愛賭錢，但他義重如山，知道他的人，沒有不愛敬他的。

劇孟母親死的時候，遠方人到他家送葬去的，大約有一千輛車子，簡直比王公大人家辦喪事還熱鬧。可是他自己非常廉潔，所以到他自己死的時候，他家裏僅僅有十金的遺產。

我們要知道他的行事怎樣，就下面一段話，可看出來。

當漢朝景帝的時候，國內有吳楚等七國造反，想推翻漢景帝自作皇帝，這就叫做七國之亂。一時聲勢很大，景帝就派周亞夫做將軍，討伐吳楚等七國。後來好容易被周亞夫平定了。

周亞夫平了七國之亂以後，又犯了罪，景帝要傳他進京，他就依命坐着囚車向京城來。走到河南地方，遇見了劇孟，他歡喜的對劇孟說：『吳楚各國造反，他們不求你的幫助，我就早知道他們不能成大事了。』他又拍着劇孟的肩懇切道：『天下亂的時候，如果宰相得了你，真抵住一個敵國投降了一樣，得了一個最好膀臂。』

劇孟笑了一笑，表示一種很謙和不敢當的樣子。

第三十條 要離

要離

吳國的公子光，和吳王僚，爭奪王位，他暗裏派個刺客，把吳王僚刺死，於是公子光就自稱了吳王。可是吳王僚的兒子慶忌，還逃在衛國，他有萬夫不當之勇，吳王非常怕他。

那時候有一個勇士要離求見，他說他能擒着慶忌。吳王一見要離，雖然有幾分精神，但是身體很短小，而且柔弱，那能是慶忌的對手。便對要離說道：『恐怕你不能够罷！我會用六匹馬追到江邊上，也沒有把他追到；已經渡過江去，就用箭射他，他兩手接了滿把的箭，也沒有把他射中，你那能刺死他呢？像你這個樣子。氣力不能舉劍，你的敏捷不能登車，你那兒能行！』

要離看見吳王對他露出輕視的樣兒，很不服氣的答道：『大凡一個勇士，只問他有

沒有勇氣，不必先問他能不能，也不必看他的外表，如果君王相信我，我一定能辦得到。」

吳王見要離一定要去，就答應了他。

並且要離請吳王用了一個苦肉計，把他妻子殺死，把屍首燒了，而且揚了他的灰。於是要離馬上裝着逃跑的樣子到衛國去見慶忌。

要離一見慶忌，就把他的經過情形，一一說了。說到公子光殺他全家的時候，他痛哭流涕，抬不起頭來。慶忌回念他父親王僚的被刺，和自己的逃難，當然對於要離抱無限的同情。他一面安慰他，一面這樣說：「吳王的無道，是你所親見的，也是各國所知道的。你居然逃脫真是幸事啊！你就在我這兒住下吧。復仇的方法我們緩緩商議進行。」

要離在慶忌的家裏，一連住了幾天，又假造許多從吳國得來的消息，都是說吳王殘忍行爲的。又對慶忌催促着說：「吳王的無道，比以前更利害了。現在我願意輔佐王子

同回吳國，奪取吳王的王位。以王子一身萬夫不當的勇力，何愁不能成功？」

慶忌本來是報仇心切，又加以要離的鼓勵，更動心了。就慷慨答應道：「好極了。」要離心中不覺暗喜，因為要離他也覺得慶忌的氣力非凡，無論如何在平地上，是敵他不過的。如果從衛國回到吳國，中途必要過江，所以要慶忌回國，就想在船上的時候，突然把他刺殺。

到第二天，慶忌和要離起程了，不久就來到江邊，與慶忌一同渡江。要離乘慶忌轉面的時候，他拔出劍來向他的頭上砍將下去；不料在日光中劍光一晃，慶忌早已瞧見，乘着勢，就把要離投在江中。浮上來他又投進去，一連投了三次，要離都爬上船來。

慶忌就問要離為甚麼要害他，要離橫着雙眼怒道：「我是奉吳王的命，來刺你的。」慶忌一想，公子光雖然無道，倒還有這樣忠心的人，便對要離說：「你真是天下的國士呀！現在我就成全你的美名罷。」於是慶忌就教要離把他殺了。

要離得以安全的回報公子光，公子光大喜，就要封他做大官。要離想到現在固然纔

倖成功，但是自己做了不仁不義的人，還那有面目受封，只有死而已。吳王止住他不教他死。他對公子光辭謝道：『把我一家人置於慘死，爲的是使慶忌相信，便於下手；但這是我的不仁。臣爲故主殺死新主，這是臣的不義。尤其是後來是慶忌憐臣的忠心，他自己願成就臣的美名，並不是由臣的本事把他刺死的。這是臣認爲十分受辱的了，臣現在只有一死，來雪我的耻辱。』

公子光用多少的話安慰要離，他終不聽，竟伏劍自殺了。

附 譯

(一) 正氣歌

天地之間，有一種正大的氣，間雜地配布在各種有形體的東西裏面。地下的河川山嶽，和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靠着這種正大的氣方才成形的。這種正大的氣在人的心中，使人發生偉大的精神，好像充滿了天地間的一樣；許多忠義的事情，都是從這種正氣的力量，發生出來的。當天下太平的時候，人就應用這種正氣的力量，雍容的去治理國家，放出一種和氣清光來；到了國家變亂，甚至危亡的時候，就運用這種正氣的力量去成功他忠烈死節的榮耀，一一的垂留到史書上。

如像：春秋時齊國的太史氏兄弟的簡冊（一）。晉國的董狐的史筆（二）。戰國末張良刺秦始皇的鐵椎（三）。漢朝蘇武牧羊的旌節（四）。三國嚴顏的寧可斷頭不降漢兵（五）。

晉朝稽紹的被害於帝側，血流濺了御衣（六）。唐朝張巡罵賊的咬碎了牙齒（七）。顏杲卿

罵賊的割掉了舌頭（八）。都是正氣的力量所表現出來的。又如：曹魏管寧避亂遼東常戴
草帽，他清潔的操守，可比冰雪（九）。蜀漢諸葛亮的出師表，他那悲壯激烈的心腸，可
以感動鬼神（十）。東晉祖逖過江時的擊漿唱歌，他那發奮的志向，可以吞滅了胡羯的土
地（十一）。唐朝段秀實用象笏打叛臣的腦袋，能使叛臣頭破血出，因此失膽（十二）。這種種
忠義的行動，清百長久的存在世間，萬年都不能滅掉。他的精氣四處的分散，布滿了天
地之間。但當他們忠心貫通日月的時候，心中祇覺得光明的正氣，與蒼天長久的存在，
不同他們的形體消滅，至於他們身軀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他們忠義的行動，真可撐
持住天地人心，並且是道德綱常的根本。

唉！我逢着這厄運年頭，連我所轄的將士也不肯盡力作戰，以致我爲元兵所擒，成
了楚囚。他們用車一處一處的把我解送到這極北的幽燕，要是有烹人的鼎鍋在前，我真
願意就烹，如同吃糖一樣的快樂；但是求之不得。他們把我監守在這陰森漆黑的屋中，
冷靜得連鬼火都沒有，並且把這春光到臨的院子，封閉得連天也看不見。我現在同賊人

的士卒雜處，就好比駿馬同牛同住，又好比鳳凰在雞窩裏飲食一樣。一旦感受了天時的不正和元人羶腥之氣，不免要染病而死，去棄在溝中了。豈知在這種境況之中，我已過了二年，一切的災害都自然的避去，不來侵犯我。可歎這低窪積水的地方，就算是我的安樂國。我這樣的想，再不會有別的巧法了，因到了此時，我已經受各種的橫逆和各種的魔障所變化的身軀，陰陽兩界都不能賊害我？

我的耿耿的忠心，長久的存在着，只有天可以表白出來。所以常常擡頭看天，但天上只有白雲浮起。我這長久的憂心只好與天長久了。呀！天那裏有盡的時候呢？天無盡的時候，所以古來賢人的光輝也是無盡的。古來的賢人如太史氏兄弟等——離我雖然年遠，但是他們遺留下來的榜樣，依然的存在。我在這受風的屋簷邊，翻開書一讀，他們的古道熱腸，就活現在我的面前，如同鏡子照見了顏色！

註（一）齊國太史氏兄弟，書崔杼弑君事。

（二）董狐，春秋時晉國的史官，書趙盾弑君事。

(三) 張良，字子房，他家五世爲韓國的宰相。韓爲秦滅，替韓復仇，在博浪沙地方用椎刺擊秦始皇。

(四) 蘇武，漢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爲中郎將，出使匈奴，被留不能還，居住海上，嚼雪吞氈的過活，仗着漢朝的旌節牧羊，十九年，才還漢朝。

(五) 嚴顏，三國時人，當他替東漢劉璋守巴郡的時候，被蜀漢的兵擒住，不肯投降，說道：「只有斷頭的將軍，沒有投降的將軍。」

(六) 稽紹，晉人，稽康子，字延祖，事母孝謹，永興初，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紹從帝戰於蕩陰，侍衛皆潰，惟紹以身捍衛，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洗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洗！」

(七) 張巡，唐南陽人，安祿山反，和許遠合兵守睢陽城，城破被擒，不肯投降，大聲罵賊，口齒都咬破了。

(八) 顏杲卿，唐臨沂人，字昕之，玄宗時爲常山太守，起兵討伐安祿山，被安

祿山所擒，大聲罵賊，將舌鈎斷而死。

(九) 管寧，三國魏人，字幼安，黃巾之亂，至遼東，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亂的人，皆來相就。旬月而成爲村落。又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

(十) 諸葛亮，陽都人，字孔明，蜀漢宰相，後主時，南方平定，孟獲後，北伐曹魏，上出師表。

(十一) 祖逖，晉范陽人，字士雅，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時候，擊楫發誓道：『不消除中原的賊人，再來渡時，有如此江。』

(十二) 段秀實，唐沂人，字成公，德宗時爲司農，朱泚反，秀實唾朱泚面大罵，並用象笏擊泚，打中額部，流血滿衣。

(二) 滿江紅詞

暴雨歇住了的時候，靠着欄杆，擡起頭來望天；不覺激烈勇壯的心思，充滿了胸懷

；竟怒得頭髮直豎起來，把帽子都衝開了。我一面看天，一面嘆道：『三十年來所成就的功名，不過同塵土一樣的廢物。我們在八千里路外，去回看中原，路遠家遙，祇有這天上的白雲和月亮，兩處的人可以同在一個時候看見牠，就算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應當做的事業，還不趕快去做嗎？要是把青年的時候虛度過去，等到頭髮白了，還未成功，那就祇好空抱着悲哀和憤恨罷了！』

想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的恥辱，還未削掉。我們做臣子的憤恨，何時才可以消滅呢？我的雄心，恨不能立刻駕着長車，去把金邦的賀蘭山踏平了；到了那時，我若餓了，就吃胡虜的肉；渴了，就喝匈奴的血；並且重新整頓我們的江山，再去朝拜我們天庭的門，心才快活哩！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國族精神論例淺譯（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必	翻	所	版
究	印	有	權

編譯者

堵述初

校正者

陳筑山 瞿菊農

熊子滌 謝剛主

張壽林 桃蒼均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10
441633